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

蔡麗卿

「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目次

- 壹、前言
- 貳、籌辦經過
- 參、座談會進行情形
- 一、報到
- 二、開幕式
- 三、進行座談會
- 肆、後記
- 伍、附錄

壹、前言

漢民族移居臺灣，端賴先民們不分族群，不分地域，開疆拓土，披荊斬棘，啓之作之，奠立臺灣萬世不拔之基，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爲表彰先賢事功，本會規劃舉辦系列臺灣先賢思想學術座談會，繼今年三月六日舉辦之「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後，本會再次規劃舉辦「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

林獻堂先生是日據中期以迄光復初期臺灣史上的重要人

物，尤其在日據時期以無私無我胸懷，領導推動臺灣民族運動，參與同化會之籌設、領導臺灣文化協會、進行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多次領銜向日本國會請願設置臺灣議會等，揭開臺灣設置地方議政史之序幕。他的努力普遍受到國人的肯定，堪稱臺灣議政發展史之先驅。而他的詩文作品卓然有成，其日記亦是臺灣史上的重要史料。林獻堂先生亦是臺灣文獻界的前輩，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首任館長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對於倡導保存臺灣文獻功績卓著，本會爲紀念其對臺灣民族運動及歷史文獻貢獻，特舉辦此次座談會。

貳、籌辦經過

「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爲一系列臺灣文獻先賢座談會之第二場，自八十八年七月初起陸續展開籌備工作，時任本會主任委員之謝嘉梁先生極爲關心，多所指示。首先參照「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舉辦模式，擬訂計畫草案後，於七月十九日假本會三樓第一會議室召開籌備會議，由鄧副主任委員憲卿主持，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輔仁大學賴志彰教授、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林垂益校長、莊明志主任、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林氏宗廟林欽濃董事長、臺中縣宜

欣國小魏水明校長及本會陳秘書文達、楊主任惠仙、蕭組長富隆、業務承辦人蔡麗卿小姐與會。會中邀請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與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林氏宗廟參與協辦，當場獲林校長與林董事長首肯，並針對計畫草案逐項進行討論，主要決議事項包括：

一、舉辦日期訂為九月八日（林獻堂先生逝世紀念日）。

二、舉辦地點訂在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

三、確定邀請名單與座談會議程。

四、主持人推薦人選：

第一場 曹永和

第二場 王世慶

五、引言人推薦人選：

第一場 鄭順娘、張炎憲、黃秀政、何義麟

第二場 許雪姬、鄭喜夫、鍾美芳、廖振富

六、座談會題綱：

第一場：林獻堂先生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及其評價：

1 林獻堂先生的生平

2 林獻堂先生對臺灣民族運動的貢獻：

3 林獻堂先生與民報

4 林獻堂先生對戰後臺灣政治的影響

第二場：林獻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其對倡導保存臺灣歷史文獻的重要貢獻

1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社會運動

2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關係

3 林獻堂先生與「櫟社」

4 林獻堂先生的詩文成就

七、配合本次座談會，會場舉辦「林獻堂先生文物資料展」暨參觀霧峰林家有名的古蹟——「景薰樓」，邀請輔仁大學賴志彰教授擔任導覽解說。

八、提供與會人員《林獻堂先生研究參考書目》。

在確定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的推薦人選之後，本會即

一一徵詢意願，均蒙獲支持，共襄盛舉。每位引言人並請就選定之發言子題撰寫一千字左右的摘要，寄送本會彙整於手冊資料內，提供與會人員參考。其中原訂由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何義麟引言之題綱「林獻堂先生對戰後臺灣政治的影響」則更名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事變中林獻堂先生之參政與隱退」。原本以為主持人及引言人敲定以後，這方面問題應可就此順利進行，未料引言人之一的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董事長林政光先生，卻不幸於八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乃經該校推薦鄭順娘基金會董事長鄭順娘女士接替引言「林獻堂先生的生平」。同時，另一引言人內政部專門委員鄭喜夫先生亦因故無法於是日出席，遂改由本會鄧副主委憲卿擔任引言人，因鄭先生引言資料已由本會彙整付印於手冊資料中，屆時，鄧副主委除代為報告外，並將補充相關引言資料。

在籌備過程中，邀請名單除相關研究之專家、學者及地方文史工作室人員外，本會亦發函將訊息傳達中部地區大專院校歷史系所及臺中縣市高中，鼓勵師生與會。此外，有感於林獻堂先生為臺中縣極具重要之先賢代表，為落實鄉土尋根，促進歷史文化教育之推廣，更透過臺中縣教育局函轉轄內各國中選派文史相關教師參與。為此，在各界熱烈參與，報名踴躍之下，迄至八月底止，經統計報名回條，人數已逾

一百五十人，使得預訂在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舉辦的會場已不敷容納。眼見座談會召開在即，要另覓適當場地實為不易，為解決燃眉之急，乃由鄧副主委洽詢臺灣省諮議會商借議事堂作為會場，林諮議長不但表示支持，慨然允諾，並主動要求加入擔任共同主辦單位。由於臨時更換場地，本會除一以電話或傳真通知報名參加人員外，為恐部分參加者仍至明台家商辦理報到，還特請明台家商於其校內設置接待人員引導至諮議會的會場。

參、座談會進行情形

一、報到

座談會當天，九月八日上午九時才開始辦理報到，許多與會者已於八時三十分提前抵達。工作人員準備好報到場地後，即依報名人數二百三十二人，按姓氏別，分四組辦理報到，發送會議資料，並由接待人員引導至各席位就坐。臺灣省政府江副主席清謙、省諮議會林諮議長柏榕、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林董事承峰、林校長垂益及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林氏宗廟林董事長欽濃等貴賓亦陸續蒞臨。由於當天報到率甚佳，加以事先未報名而臨時參加者眾，實際與會人數計有二百六十人左右。使得原來安排議事堂一樓之席位，座無虛席，幸而事前已預備二樓席位容納。

二、開幕式：

開幕式於上午十時十分舉行，由本會新任主任委員楊正寬先生主持，並邀請貴賓致詞。

主持人致詞：

(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楊主任委員正寬致詞：

江副主席、林諮議長、曹院士、明台家商林董事、林校長、臺灣歷史文獻先進、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記者：大家早，今天本會很榮幸，繼舉辦「臺灣文獻先賢——連雅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之後，再舉辦臺灣文獻先賢系列第二次活動——「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今天，大家齊聚一堂，共同來探討林獻堂先生的學術思想、精神以及其對臺灣文化、臺灣民主運動、臺灣文獻、文學等的貢獻，此乃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很感謝各界的熱烈參與。因報名非常踴躍，使得本會不得不從明台家商的會場臨時更改到席位較多的臺灣省諮議會。承蒙林諮議長以及省諮議會各位長官的鼎力支持，使本次會議有此理想的會議場所，不但解決了空間不足的問題，更能藉之突顯出獻堂先生為「臺灣議會之父」的精神意義。在此感激臺灣省諮議會及林諮議長臨急幫忙外，亦歡迎各位的蒞臨指導。

獻堂先生不僅在臺灣的民主運動方面具有極大的貢獻，此外，他也是本會首任的主任委員，亦是文獻會的前身——「通志館」唯一的館長，對於發揚及倡導保存臺灣文獻功績卓著，然而這也只是獻堂先生他在人生暮年對文學、文獻史料的貢獻而已。他早年推動臺灣民族運動、地方自治等亦廣為大家所肯定。尤其在日據時期為了臺灣人的尊嚴，多次向日本國會爭取設置臺灣議會，以制衡臺灣總督府權限的擴大，其不屈不撓，屢仆屢起的堅強意志，實值欽佩，因此被尊稱為臺灣議會之父。而他對臺灣的關心，由後來客居日本，仍然念念不忘臺灣的發展即可見一斑。本會冀期藉著今天的座

談會，經由學者專家的指導，與在座先進們集思廣益的探討，更能將獻堂先生對於臺灣的貢獻、及其精神與令人景仰的行誼等，烙印在臺灣子民的心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也是在獻堂先生良好奠基之下，於今才能繼續為臺灣歷史文化發展而努力。今天緬懷文獻先賢——獻堂先生，也藉此機會作一追思。

本次座談會的舉辦，承蒙各界共襄盛舉，再次感謝。尤其非常感謝林諮議長的支持，明台家商董事會、林校長、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林氏宗廟、林國大代表欽濃以及曹院士永和等所有參與的學者專家協助、指導。最後祝福各位身心愉快，也希望本次座談會圓滿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貴賓致詞：

(一)臺灣省政府江副主席清謙致詞：

文獻會楊主任委員、諮議會林諮議長、明台家商林校長、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此舉行「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本來趙主席要親臨參加，但是剛好今天也要出席中常會，不克前來，特指派個人代表參加這項會議，個人亦深感榮幸。林獻堂先生是出身霧峰林家的傑出人物，曾經擔任臺灣省通志館的館長，而臺灣省通志館也就是今天的主辦單位——臺灣省文獻會的前身，由省文獻會來策劃主辦這項活動，別具意義，象徵臺灣文獻的工作，薪火相傳，永永遠遠。

回顧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之初，抗日豪傑，前仆後繼，不可勝數，其中不乏驚天地，泣鬼神之抗日史事。唯日人據臺十年後，已漸能控制局面，加上鐵路之開通，日人在島內軍事動員更為有效，武裝抗日，成功機會渺茫，加上第一

次大戰後，全世界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臺灣抗日運動，乃逐漸採取近代化之政治運動。此即所謂非武力抗日運動，林獻堂先生係此一運動之領袖。

一九〇七年林獻堂首次旅遊日本，在奈良戲劇性地巧遇梁啟超，雙方談及臺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和臺胞如何爭取自由平等，梁啟超告以中國在三十年內無力助臺胞爭取自由，臺胞不可輕舉妄動作無謂犧牲，宜仿效愛爾蘭對付英國的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顯要，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政治，使其不至過份壓迫台人，這番談話成為日後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時採取溫和路線的原則。

民國三年林獻堂先生促成臺灣「同化會」的設立，激發了中國大陸、臺灣本島內的自覺運動。民國十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獻堂先生擔任總理，藉著組織行動的運作，舉辦演講會、戲劇、研習會等，喚起了民衆的民族意識。同年，林獻堂先生奮勇領銜，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要求設立臺灣議會，揭開臺灣設置地方議政史之序幕。在十四年之間，共十五次的請願運動，由林獻堂先生領銜提出者即高達十二次之多，可見得林獻堂先生對臺灣民族思想與議會政治歷史發展，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另一方面，林獻堂先生在詩文創作上，亦聲名卓著，留下許多擲地有聲的佳作。他曾著「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環球遊記」等，後人評其詩風灑脫奔放，寫景有聲有色，而字詞淺白恬淡，文采風流，亦有可觀之處。而他所留下之日記，絕對可稱是臺灣史重要之文獻。

個人一直認為歷史不能單純以成敗論功過，林獻堂先生在爭取設置議會機關方面，雖然未獲具體成就，但創新觀念

、開創民族思想，影響其實更為深遠。在那個時代，他受迫害而不退縮，多次請願設立議會不成亦不氣餒，證明他有政治領導者須具備堅毅不拔的信念。

方今國際局勢詭譎多變，國內政局亦在穩定中尋求變革。政治人物如何做一適切之抉擇，在國家、社會、人民福祉之間，求其最好的發展，需要政治人物的魄力，更需要經歷與智慧。林獻堂先生當時在臺灣總督府的壓力之下，須統合島內多元分化的各派人士意見，匯為整體的力量，推動政治革新；遇到困難，知所進退，不以個人利益關係為考量，樹立了政治人物風骨、作為的絕佳典範，值得大家見賢思齊、效法表揚。

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林獻堂先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人物，主辦單位選擇林獻堂先生作為座談會主題人物，實具有其意義。在此希望早日一睹此次座談會的成果紀錄並分享國人。最後，預祝本次座談會順利、成功，同時，敬祝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三) 臺灣省諮議會林諮議長柏榕致詞：

江副主席、楊主任委員、各位引言先進、各位貴賓、各位媒體朋友、各位關心臺灣歷史文化、民主政治發展的朋友們：大家早安，柏榕首先代表臺灣省諮議會全體同仁歡迎各位今天在本會議事堂來舉行座談會。臺灣省諮議會隨著政府的改造，也在作轉型的努力，其中的方向之一，便是將省諮議會做為臺灣歷史民主政治發展的據點，在座各位所坐的位置，就是省議會時代的座位，將永久保存下來，坐前座的各位先生、女士，你們現在是省議員，左右兩側的則是省政府各廳處的官員。臺灣省諮議會的前身是臺灣省議會，臺灣省

議會的前身是臺灣省臨時議會，臺灣省臨時議會的前身是臺灣省參議會，臺灣省參議會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林獻堂先生是第一屆議員。他在日據時代用文化來維繫中國文化，他創辦文化協會、臺中一中，辦報紙來宣揚我們的文化，延續漢人的民族思想；同時，向日本政府爭取臺灣人的人權和平等，這些都是令人感念的。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偉大的知識份子來為整個社會的動脈作領導的方向，林獻堂先生就是值得讓我們懷念、崇敬的知識份子，他的故居在霧峰，今天又在諮議會的議事堂舉辦座談會，研討他對於臺灣民族運動、歷史文獻的貢獻以及文學的造詣，是深具意義的。再次代表本會全體同仁感謝文獻會選擇在本會舉行座談會，並敬祝座談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四) 明台家商董事林承峰先生：

林諮議長、江副主席、楊主任委員、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首先感謝文獻會對先祖的重視，先父林政光先生對本次「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非常重視與關心，一直希望能親自參加，但是，不幸他已於八月十六日逝世，今天由我代表先父與會。霧峰林家不論是頂厝或是下厝，都受到政府的關心，目前正在修護當中，也因為學者、專家的爭取，林家祖厝列入整修，以恢復景觀，藉此機會向學者專家表示萬分感謝。先祖獻堂先生是咱臺灣文化先驅，日本時代發動文化運動，對臺灣造成很大的影響。先祖獻堂先生在當時他的事業作得很大，經濟能力良好，但是他為人卻是非常勤儉，這可從平常生活中看出來，先父即曾對我說過他的小故事，先祖獻堂先生穿破的襪子，均捨不得隨意丟棄，都是要

先祖母綴補後再穿。

先祖獻堂先生對於臺灣的歷史、文化、教育都有一番的貢獻，使身為先人後代的我們，承守家訓。先父林政光於民國七十九年接管明台家商（亦即原來的萊園中學，先祖獻堂先生創辦），而明台家商的所在地，正是在萊園的範圍內，民國七十八年，萊園的古蹟大部分已荒蕪毀損，小習池的水也已全部乾枯，雜草叢生，從五桂樓往戲臺（即飛觴醉月樓）方向看去，戲臺全為雜草所覆蓋，基礎滑動，夕佳亭亦已傾斜，三十六級石階兩側也崩塌，這些古蹟景點大部分也被鐵絲網所圍網住，並掛上「危險！請勿靠近」的警示牌。在此情形下，先父接辦學校後，首要的工作即是進行環境整理，尤其對於古蹟的整修維護，更是盡心盡力，付出非常多的精神與經費。民國七十九年，我即將就讀國中，放假日時，家母時常帶我至萊園看古蹟整修維護的情形，以我當時的感覺，每去一次，就能感受到萊園古蹟逐漸的復原，迨至第三年後，始全部恢復原貌。在這整修的過程中相當辛苦，尤其家母為了使整修工程順利進行完成，每天一定親自到工地監工，所付出精神與體力不可勝言，原本她是一個皮膚白晰的人，經過長期日曬與操勞，不僅肌膚曬黑，而且日漸消瘦，讓我們甚為心疼與不捨。整修古蹟的過程，家父、家母所付出的心血，實非金錢所能衡量。

原本屬於林家所擁有的「小習池」，不知什麼原因，在許久以前賣給他人，先父為求萊園的完整，於民國八十八年底向地主買回，「小習池」重歸林家所有。

先父在世時，最大的心願即是成立「林獻堂先生紀念館」，計畫將林家祖傳的文物與他私人所收藏文物、古董典藏

於館內，提供大家參觀、研究。他的遺志，我們正籌備成立「林政光文教基金會」，繼續進行，讓他對於臺灣文物、教育以及獻堂先生敬仰的精神，可以永遠留存。

明台家商在民國七十九年之前，經營狀況並非很理想，先父接辦後，抱持著強烈的興學使命感，經過九年不斷的努力，學生人數由原來的一百多名激增至近四千人。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秉持著「萊園一家，互相扶助」的精神來推動學校的經營。

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二年將萊園各景點列為二級古蹟，在被列入古蹟前，本校並未被事先知會，毫不知情，針對這點，先父認為政府處理古蹟問題過於馬虎，應該多尊重業主。本項座談會的舉辦，無論對社會或林家而言，均深具意義，再次感謝臺灣省政府、省諮議會的重視，以及各位學者、專家的參加與關懷，謝謝。

三、進行座談會：

第一場：林獻堂先生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及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及其評價

主持人：曹永和院士

引言人：鄭順娘、張炎憲、黃秀政、何義麟

主持人曹永和院士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現在開始第一場座談會。回想起我第一次知道林獻堂先生的事蹟，是在中學時候，在報紙上看到所謂「祖國事件」，係獻堂先生到大陸曾謂「返還祖國」，回臺後，被日本的浪人毆打，引發當時的報導。他在大陸提到祖國，當時臺灣人的心中確實都有一個祖國夢這種幻

想，可是戰後破滅，我們認識到自己是臺灣人，而林獻堂先生可以說是對日本殖民政府抵抗運動的一個代表性的社會人士；嗣後，我與故鄉前輩楊雲萍教授時常聊天時，他也常談到受知於林獻堂先生和他做的詩及其文學作品等等。林獻堂先生在其族內被稱呼為「三舍」，他的胞弟階堂稱為「五舍」，我內人在少女時候頗受「五舍奶」的疼愛，剛戰後不久，我與內人蜜月旅行曾到霧峰「五舍」階堂的住所，住了好幾天，這段時間，我亦順道拜訪「三舍」林獻堂先生，當時其夫人三舍奶楊夫人也陪同接待，我初次接觸到心儀已久的臺灣人長者的風采，讓我對霧峰留下極為懷念的感情。另外，在戰時，我住在士林，記憶中常常於搭乘往淡水的火車上，有好幾次與當時住在北投的林猶龍先生（林獻堂先生公子）聊天。幾年前，我弟弟的女兒也嫁給霧峰的林家，為下厝林正芳先生的媳婦。這些種種，對我而言，霧峰林家不但令我懷念的感情，更有密切關係。所以，今天我能來主持這場座談會是懷著感慨的心情。

近幾年來，對於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尤其我在臺大所指導的學生中，有關日本時代的研究，有很多人都是研究這段時期的。如果要討論日本時代到現在臺灣的歷史，一定不會忽略到林獻堂先生，以前我在臺大和黃得時教授也常談到林獻堂先生的事蹟，包括他在日本與梁啟超先生邂逅以及後來到臺灣的故事等。明清時代，中國產生了「鄉紳」，林獻堂先生可說是臺灣最有力量的「鄉紳」。所謂「鄉紳」是指保護自己鄉土，對於公益事業出錢出力的人。今天，大家齊聚一堂來回顧林獻堂先生對於臺灣的貢獻，他無論是在日本時代抑或戰後，無論他對於臺灣社會、文化

運動或文壇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今天的座談會，第一場的主題是「林獻堂先生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及其評價」，首先請鄭順娘女士從家族觀點來介紹林獻堂先生的生平。

林獻堂先生的生平

引言人：鄭順娘

主辦單位、主持人、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

做為林家的家族一分子，以及林獻堂先生的後輩族人，對於臺灣省文獻會，重視臺灣歷史以及對臺灣本土影響性的人物特別重視，這對阮林家是一種肯定和光榮，本人代表霧峰林家對主辦此次的臺灣歷史學術座談會，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另外，對參加這次所有的座談會的學者，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

土地就是所有的人生存的生命依靠，臺灣這塊土地是有過去的臺灣人，和現在的臺灣人，以及未來的子孫共同的依靠。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臺灣的歷史、文化、文學、藝術，臺灣人應該加以特別重視。因為臺灣人若無要重視家己的物件，到底要叫什麼人來替咱重視，因為咱是生在臺灣這塊土地，所以臺灣人重視臺灣學術和文化，是臺灣人的責任。

獻堂先生自日本時代，為著爭取臺灣人的生存的尊嚴，要求日本人設立臺灣議會。為著臺灣的文化，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這表示獻堂先生，將他的生命來奉獻給臺灣，這是獻堂先生愛臺灣的真正表現。

為著保存臺灣的傳統文學，加盟並擴大櫟社，發揚傳統詩文，保存優秀傳統文化，培養臺灣人愛鄉土的情懷，今天臺灣的傳統詩社無滅亡，獻堂先生應該有他一份心力的貢獻。

但是歷史是由後代的人來做評定，所以今天這個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是透過專家對獻堂先生的歷史做一個評論，是一個真有意義的大事，相信經過這個座談會，獻堂先生的歷史地位在臺灣文獻上應該受著肯定。做為一個林家家屬的後代，感謝所有參加座談會的學者專家，特別感謝文獻會的用心，策劃此次林獻堂先生的座談會，真感謝。

臺灣議會之父——林獻堂行誼

(一)生平

林獻堂名朝琛，諱大椿，字獻堂，號灌園，生於清光緒七年（民前三十一年，一八八一年），在頂厝五兄弟中，堂兄紀堂長他七歲、烈堂長他五歲，澄堂第四、階堂第五，故一般人均稱「阿罩霧三少爺」。

先生年幼失恃，嚴父林文欽是前清恩科文舉人，從事樟腦事業於香港，祖母羅太夫人撫育他長大，他七歲入林家私塾（蓉鏡齋），受業於何趨庭、白煥圃（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時年十七，由白師授經史）兩師，奠下深厚的國學基礎。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割臺，灌公十五歲，奉祖母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到泉州避難（兩位伯父——文鳳、文典都已過世），當時泉州鼠疫流行，而臺灣又處於烽火之中，以十五歲之少年擔此重任，足見其少年老成、穩重。

、成熟。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時年十八，與楊水心夫人結婚。

光緒二十六年（日明治三十三年），林獻堂二十歲時，林文欽因痔瘡在香港為庸醫所誤，病故香港。

日據時期，臺灣御用紳士對統治階級攀緣附勢、蠅營狗鑽層出不窮，灌公一生不向日本政府鑽營請託。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他二十七歲，首次遊日本，在奈良旅社邂逅梁啟超先生，並邀請任公來臺。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加盟櫟社。

宣統三年春四月（一九一一），梁啟超先生遊臺，並下榻霧峰林家花園五桂樓，在思想上、學問上頗受其影響。

民國三年春，林獻堂昆仲為慶祝其祖母羅太夫人八秩大壽，將祝壽禮金撥出萬元準備移作慈善事業，但計議之後眾人深感中部需要一所中學，來給本省人弟子深造。獻堂加倍捐款，並請紀堂、烈堂贊助，即連絡中部辜顯榮，吳德功等士紳共襄義舉，共獲二十餘萬元。

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主持臺灣文化協會舉辦夏季學校在霧峰萊園開幕。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林獻堂與蔣渭水、蔡培火脫退文協，另組臺灣民眾黨，是年五月，出遊歐美各國，完成「環球遊記」二十萬言。

日本昭和八年（一九三三），二月二十四日，霧峰新會所創辦之漢文研究所被總督府禁止。九月九日，以個人身份晉謁日本內閣首相齋藤實，建議臺灣義務教育制度早日實施，漢文須恢復為必修科目。

日本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三月，林獻堂赴華南考察，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詞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臺灣軍部，日本臺灣軍參謀長荻洲少將乃唆使日本浪人毆打林獻堂，興風作浪，掀起「祖國事件」，林獻堂備受迫害，一九三七年春避難於日本。

日本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九月，完成〈海上唱和集及自序〉，由東京岩波書店印贈諸親友。十月二十七日，偕長公子攀龍夫婦由東京歸臺。十二月二十三日，邀集霧峰庄中及門下能詩者商組「漢詩習作」。

民國三十五年，應丘念台之邀，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由南京拜中山陵，晉謁蔣委員長，轉赴西安遙祭黃陵。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月一日，被選為彰化銀行首任董事長，是日二二八事件發生，波及臺中，乃掩護到臺中參加彰銀成立大會之財政部長嚴家淦先生於霧峰自宅，二二八事件發生，林獻堂先生精神上受了很大打擊。三月臺灣銀行改組，林獻堂當選首任董事長。五月臺灣省政府改組，任省府委員，翌年六月，臺灣省通志館成立，兼任館長。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該館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乃兼任主任委員。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以治療頭昏宿疾為由赴日本熱海、鎌倉就醫。據蔡培火言：

其赴日醫病乃一面理由。其離臺之真實動機，實因臺灣之政治、社會關係之激變而使然。獻堂多年為臺灣社會的中心人物，其舉動足以影響全臺，光復後政治社會之形式驟變，因之不無寂寞之感，況當時政治作風不如其所期望，且經濟制度改革，驟然大受打擊，而大陸淪陷，人心惶惶，為檢討公私處境，需要離開漩渦，是其赴日之最大動機。

(二) 林獻堂先生的個性

1. 思想開通、意志堅強：

曾吸食過鴉片，從歐洲回來後，思想開通，見聞增廣，毅然決然地戒掉鴉片。他能接受年輕一輩如葉榮鐘、蔡培火的建言，故能吸收新知識、新觀念。

2. 不納妾：

沒有富家公子哥兒納妾陋習，對夫人楊水心抱一而終。

3. 平易近人：

他經常到菜園散步，途中碰到挑糞便的農人，他絕對不迴避，而且很親切地和人打招呼。

4. 惜福：

破舊的內衣、內褲、襪子都捨不得丟掉，縫縫補補，省下來錢用在政治、教育、文化、宗教方面。

5. 樂助清寒：

對品學兼優、家境清寒的子弟，經常給予經濟上的援助，如贊助蔡培火、葉榮鐘等到日本留學，臺灣青年受他資助唸書的人，至少三千人以上。

6. 急難救助：

見人落水或受傷，自己不會跳下水（游泳技術不佳），但一定找人來救，等人救上岸後，獲得妥善照顧後才離開，村人稱呼他：「有良心的員外」。

7. 贊助文化：

日據中期，林獻堂先生領導臺灣同胞從事民族運動，與日本政府周旋，耗財產、損精神，在這期間，林家每日賓客盈門，夫人楊水心主持中饋，雖辛勞備至然無愠色，並經常金錢贊助里人、門下，如楊達夫婦、葉榮鐘先

生……。

(三) 從事政治運動的動機

林獻堂為一傳統讀書人，後來加盟櫟社，參與擊鉢吟詠，後來為何投入臺灣民族運動，其動機如下：

1. 梁啟超的啟蒙

宣統三年春四月（一九一一年），梁啟超先生遊臺，並下榻霧峰林家花園五桂樓，在思想上、學問上頗受其影響極深。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日明治四十年）春三月，林獻堂先生時年二十七歲，他與甘得中首次遊日本東京，在奈良旅社邂逅梁啟超先生，甘得中謂：

奈良市會晤任公，影響了林獻堂採取溫和派的民族運動路線，一則是自己性格使然，二則是過去武裝抗日，所得到的慘痛歷史教訓，厚結日本中央權要，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減少臺灣同胞的痛苦。此等見解，無疑是一把慧炬，照亮了臺灣民族運動長久以來的暗夜。（甘氏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進追錄中，由於語言無法暢談）

宣統三年春四月（一九一一年），梁啟超受林獻堂邀請蒞臺，三月四日，下榻於五桂樓，與櫟社社員唱和，更親題（菜園名勝十二絕），他對灌老和幼春等櫟社詩人在思想上、學問上影響極深。梁啟超說：

不可以文人終身，須要努力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問題，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林獻

堂先生（三十歲）加盟樂社，在梁啟超的影響之下，他領導樂社詩人投入臺灣的民族運動。

2. 留日學生的民族自覺

因為林獻堂先生三位公子以及其親戚朋友的子弟在日本留學的很多，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他以卜居東京朝鶴，與臺灣的留學生蔡培火、林呈祿、王敏川、蔡式穀、鄭松筠、吳三連等接觸很頻繁。

(四) 林獻堂對祖國的認同

1. 同化事件的失敗

民國元年到三年發生「同化事件」，由於「同化事件」失敗，使臺灣知識份子認識日本統治臺灣的猙獰面目，其帝國主義專制、暴虐本質，更不容許臺灣同胞過問政治，這是林獻堂、蔡惠如先生決心投向祖國的最主要原因。「祖國派」的留學生，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意識的灌輸，把臺灣的前途寄託在祖國的強大。

從林獻堂先生在日本奈良見過梁啟超先生，以及梁啟超先生來臺時，臺灣仕紳、詩社耆老歡迎情形，可以看到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遺老對心目中的祖國那一份感情。

2. 祖國事件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三月，林獻堂赴華南考察，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詞云「此番歸來祖國」，事為臺灣軍部獲悉，日本臺灣軍參謀長荻洲少將乃唆使日本浪人毆打林獻堂，興風作浪，掀起「祖國事件」，林獻堂備受迫害，一九三七年春避難於日本。

祖國事件可以看出臺灣同胞對國家的認同——被日本人統治，是基於無奈的，儘管日本人實施所謂「同化」、「皇民化」，林獻堂等臺灣遺老心裡非常清楚，我是那一國人？

3. 臺灣光復致敬團投入祖國懷抱

民國三十五年，應丘念台之邀，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由南京拜中山陵，晉謁蔣委員長，林獻堂與蔣介石握手。之後轉赴西安遙祭黃陵，這是臺灣歷史性的一刻，也是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灣同胞，日思夜慕、如子憶父的祖國情操，從國軍登陸臺灣，臺灣同胞熱烈歡迎的場面，可以看出臺灣人對祖國的歡迎，轉赴西安遙祭黃陵。

(五) 林獻堂走避日本

林獻堂一生領導臺灣同胞，以組織臺灣文化協會，以文抗日，在他認識了祖國的眞面目後，如驚弓之鳥，走避日本，最後逝世於日本，這是值得吾人深思的一件事，究其原因如下：

1. 戰後國軍接收臺灣，軍紀極差，引發二二八事件。

戰後，來接收臺灣的國軍，穿草鞋、草繩綁腿，衣衫襤褸，吃霸王飯，毫無軍紀可言，二二八事件前，國軍部隊駕著卡車到霧峰，機關槍架設在十字路口，光天化日下公然進入農會搶糧，警察無法制止。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二二八事件發生，林獻堂好友陳炳等臺灣菁英死於非命，使林獻堂先生認識了「祖國的眞面目」，在精神上受了很大打擊。

2. 大戶餘糧收購與三七五減租等土地政策對地主所造成的

威脅。

戰後，地主財政並不好，早先佃農繳交的稻穀所賣掉的錢，早已用完了，政府缺糧，向大地主收購餘糧，林獻堂只好以高價向市面買穀報繳。

林獻堂向來以收田租為主要經濟來源，未曾轉為商業上的經濟投資，當時對政府的土地政策不滿意。林獻堂對於佃農只有恩惠，沒有像大陸的大地主，收不到租，向佃農牽牛、牽豬、抓女兒、老婆剝削，臺灣的地主和佃農間的關係相當和諧，林獻堂認為大陸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臺灣需要謹慎處理。而政府為凸顯土地改革，贏得國際聲譽，一味用當時四大公司的股票，強行換取土地，這是對地主一項政治迫害，也造就了今日臺灣的特殊文化——「田橋仔」。

3. 政府撤退臺灣，中共揚言解放臺灣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國共談判破裂，政府撤退臺灣，中共不惜血洗臺灣，臺灣局勢相當混亂。

4. 對當時政局不滿與恐懼

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〇年）五月，移居神奈川縣門子市靜養，字署其樓曰「遁樓」。

林獻堂赴日後，丘念台、蔡培火等曾拿著政府的邀請信「回臺灣、共體國事」，但他如驚弓之鳥，一直滯留日本，直到去世，主要原因是：

(1) 劉晉鈺被槍斃。

臺灣電力公司經理劉晉鈺（留德技術人員）因為兒子赴大陸，以通匪罪被捕下獄，劉妻透過外國人寫

信向蔣介石求情，仍難逃槍斃命運。

(2) 李友邦被處死。

李友邦是陳誠親信人物，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也被定罪入獄，最後槍斃。林獻堂曾說：陳誠都保不住李友邦的性命，我回臺灣，安全嗎？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辭省政府委員暨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〇年）五月，移居神奈川縣門子市靜養，字署其樓曰「遁樓」。

民國四十一年，葉少奇赴日謁灌老，有《壬辰五月下旬大仁別莊喜少奇過訪》：

別來倏乎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瀟瀟細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東裝須待菊花天。

詩中對臺灣霧峰林家一草一木，充滿無限懷念，有家歸不得的苦難與無奈，是摧殘他生命的根由。旋於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逝於日本。蔣總統頒賜輓額曰：「寄望永昭」。林春懷「櫟社社長林公灌園弔詩」：

國魂喚醒憶當時，大義欽公作導師。萬古高風垂野史，豐墳斜對一名碑。故國難忘處士莊，守丘猶見向粉鄉。萬梅崦畔常遺愛，黃菊開時骨亦香。

林獻堂對民族運動的貢獻

引言人：張炎憲

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跨越三個時代，主要活躍於日本統治時代和國民政府時代。他對臺灣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的臺灣人立場，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且無言抗議國民黨的高壓統治。

一九一〇年代末期之後，臺灣人受到自決獨立、民主自由等思潮的衝擊，展開一連串的政治社會運動。林獻堂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五年，籌劃成立臺中中學校。一九一八年，赴日，與留學生往來密切。一九一九年，留日臺灣學生組成「啓發會」，被推為會長。一九二〇年，「新民會」成立，再被推為會長。林獻堂支援學生團體，溝通島內島外的意見，促進整合，有助一九二〇年代政治運動的擴展。

臺灣需要議會，制衡臺灣總督府的權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之而起，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前後十五回向日本請願，要求設立臺灣議會。林獻堂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推動角色。

要趕上日本，與日本人平起平做，臺灣人的文化必須要提升。一九二一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獻堂被推選為總理。文化協會結合新興知識份子與地主士紳，是一九二〇年代導入新文化、催生臺灣人意識的重要文化團體。至一九二七年分裂為止，林獻堂都是主要的贊助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臺灣文化協會分裂。七月，蔣渭水等人另組臺灣民眾黨，林獻堂被推舉為顧問。臺灣民眾黨日漸

左傾之後，林獻堂也隨之漸行漸遠，終辭去顧問之職。一九三〇年八月，楊肇嘉等人組織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實施地方自治，林獻堂被推舉為顧問。因與楊肇嘉等地方自治聯盟幹部交往密切，觀念接近，林獻堂對聯盟頗具影響力。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府接收臺灣。林獻堂差點被列入「台籍漢奸嫌疑犯」。一九四六年五月，當選省參議會議員，有人望卻無法當上議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掩護嚴家淦於霧峰自宅，雖未涉入事件漩渦，但眼見昔日友人受難，心中苦楚自難壓抑。一九四七年五月，受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六月，被任命為臺灣省通志館館長，負責修史工作，位居清望，卻形同隱退。一九四九年九月，以治病理由赴日，從此自我放逐，至死不歸，「祖國」的創傷是他晚年的寫照。

一九二〇年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林獻堂扮演溫和穩健的角色。議會政治、文化啟蒙、政黨政治和地方自治是其終生理念，並付之實踐，可惜一一挫敗，無法達其所願。戰後，本可有所作為，卻遭到國民黨的猜疑與阻撓，無法舒展抱負。終其一生，他的信念與實踐脈絡可尋，雖謂溫和，但操守進退，不失為臺灣人的典範，其留下事蹟已成為臺灣人的文化資產。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民報》

引言人：黃秀政

林獻堂先生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的領導者，一位具有崇高社會地位、備受臺民愛戴的領袖；《臺灣民報》則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改革運動的言論刊物，是當時臺灣人唯一的喉舌，其致力於臺灣文化啓蒙，並對日本統治臺灣的現狀，作出具體的建議與批評，貢獻良多。

近來年，臺灣政治運動蓬勃發展，民主自由漸次落實。惟若論臺灣政治運動之發軔，則不始於今日，當溯自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運動。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雖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然其首倡「與日本人同樣的權利待遇」之「臺灣同化會」，以及反對臺灣總督府集權專政之「六三法撤廢運動」，可說是以民主自由之訴求為基調。其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才逐漸轉向民族運動的路線發展。然而不論是民主運動或是民族運動，其間之差異僅在於前者係以「人民」的觀點著眼，後者乃從「民族」的立場出發，而爭民主與自由之精神則是相同。

惟政治改革運動之發起較易，少數志士攘臂而起或可為之；改革欲有所成則難，非仰仗人民有優質的民主素養，不能得之。易言之，政治運動的成敗，並非繫於少數菁英對民主政治的認識與作為，也非僅靠理論家汲汲營營，奔走呼號；其間之關鍵，端在於全民對自由與平等之理想是否能有共識。而民主素養之養成，須靠教育來培養人民對民主政治之瞭解；全民之共識，則有賴期刊報紙等媒體居中傳播始得凝

聚。是以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之發起，「臺灣同化會」與「臺灣文化協會」雖有開創之勞，然此運動發展之迅速，影響之深遠，實以「促進我臺民智」、「願作島民言論之先聲」為宗旨的《臺灣民報》居功厥偉。

如所周知，《臺灣民報》之發行，歷經《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與《興南新聞》五個階段，為期達二十五年。在前述各個階段中，林獻堂先生始終參與，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臺灣青年》的創刊，其最大功勞者應推「臺灣同化會」首任會長蔡惠如。蔡氏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在東京車站拿出一千五百元給留日學生林呈祿，是為創刊第一筆基金，意義重大。但林獻堂先生等人的後續捐款及支持，亦功不可沒。林獻堂先生時任新民會會長，他捐了一千元，連同其他人的捐款，始有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在東京發刊的《臺灣青年》第一號。

其後，《臺灣青年》於一九二二年四月改組為《臺灣》。在《臺灣》雜誌刊行期間，林獻堂先生擔任該刊顧問，協助蔡培火、葉榮鐘在臺灣成立分社，並辦理公司登記手續。以林獻堂先生的聲望與號召力，對《臺灣》雜誌在臺灣的發行，幫助很大。

《臺灣》雜誌旋又改組為《臺灣民報》，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遷入臺灣發行；同時連載林獻堂先生的〈環球遊記〉一文，一共一百五十餘回，將近三年，頗受一般知識份子的

歡迎。另外，林獻堂先生亦在《臺灣民報》（二卷二十四期），發表〈呈總督的建白書〉（與黃呈聰共同署名），表達臺人的心聲與呼籲，要求總督府改善臺人的待遇。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日刊《臺灣新民報》在臺中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成立；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新舊民報合併，林獻堂先生擔任社長，羅萬傳為總經理。一九三二年四月發行日刊第一號，此乃林獻堂先生率同羅萬傳、蔡培火等人多次奔走，與臺灣總督府一再交涉，始克有之。當時，《臺灣新民報》在資金、印刷、人才等均一度出現問題，經林獻堂先生出面設法，乃告解決。

《臺灣民報》作為改革運動言論的主要刊物，因而受到臺灣總督府嚴格的管制。然該刊幾經改組，發行的地點也從東京遷回臺灣，並在東京、上海設立分社，由月刊而半月刊，進為旬刊、週刊，最後發行日刊。刊物之內容，從最初《臺灣青年》與《臺灣》時期，仍不過是一群知識青年表達思想的刊物，尚不具普遍報導的功能，發展至《臺灣民報》發刊後，影響力深入民間，漸具大眾傳播之功效，其間發展之成功，當歸功於林獻堂先生向來主張爭取日本開明人士同情與支持的溫和改革策略。

就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改革運動而言，林獻堂先生所主張的溫和改革策略，在《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中，的確是有效而成功的。再者，檢討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改革運動，臺灣議會迄未設置，真正的地方自治亦未曾實現，就其所欲追求的目標而言，改革運動似乎是失敗的。然而，在啓迪民智，作為人民言論之先聲，喚醒臺灣人民的自覺，凝聚人民的共識上，《臺灣民報》確實達到相當之成效。而《臺灣民報》

所以能發展成功，不論是在實質的協助，或是發展策略的指導，林獻堂先生都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引言人：何義麟

——世變中林獻堂先生之參政與隱退

不論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之政權轉換，或是一九四九年國府遷臺之變局，林獻堂先生在政治上雖未擔任掌握實權之官職，但卻一直是一位動見觀瞻之社會領袖。在此，首先要介紹戰後林獻堂先生之參政活動，其次對他晚年離臺滯日不歸之政治意涵也要提出個人之淺見，以供各位先進參考。

日本宣佈投降後，林獻堂立即出面與總督府交涉臺灣治安維持之問題，接著又應邀前往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另外，他也號召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並擔任首屆臺灣光復慶祝大會主席，熱烈迎接陳儀政府的到來，此時林獻堂儼然是臺灣最高之民間領袖。然而，陳儀政府對林獻堂卻是猜忌排擠，嚴重打擊臺灣民衆對新政府的高度期待。首先是陳儀原本打算大量逮捕包括林獻堂在內的所謂對日協力的臺灣士紳，幸好經丘念台先生的勸阻下才停止。接著，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選舉中，陳儀屬意由黃朝琴擔任，拉下社會上深具厚望的獻堂先生。同年八月丘念台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赴大陸訪問，陳儀也曾阻擾由林獻堂擔任團長。

儘管遭政府一連串之打擊，獻堂先生在二二八變亂期間，依然救助長官公署官員嚴家淦，全力維持地方之安寧，未

捲入事件風暴中。事件過後，魏道明擔任省主席，他獲邀出任省府委員，隔年又被任命為新設臺灣省通志館之首任館長。然而，林獻堂先生並未受到這些官位所羈絆，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卻以就醫之名赴日，不久即辭卸各種官銜，終其生未再踏上臺灣故土。

林獻堂先生晚年赴日之真正原因為何？在各方人士敦促下為何依然不願返臺？這是評價林獻堂歷史地位時，必須談論之焦點。林獻堂決非單純只是對土地改革政策之不滿而離臺，二二八事件後昔日同志繫獄、失蹤乃至遇害的打擊，加上時局之紛亂緊迫，皆為重要之因素。長期以來，林獻堂一直被外來統治者視為籠絡或打壓之首要對象，戰後政權的更替並沒有改變他這種命運。二二八事件後，政府以省府委員、省府顧問等虛銜來籠絡林獻堂時，他不可能毫無警覺，而離臺隱退就是他日治以來慣用的抵抗手段。

回絕返臺之敦促勸說正表明他抵抗之決心。正如他拒絕蔡培火勸說返臺時在日記上所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曾受先聖人之教訓，豈敢忘之也，臺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居乎！非僅危亂而已，蓋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由此可說：林獻堂先生是臺灣人堅決抗拒蔣家政權最代表性之人物。莊遂性認為：「獻堂先生

在日本客死是對臺灣人盡節的具體表現，對老先生來說，這是有終之美——他在臺灣歷史上的地位是不滅的」。這段話應該是對林獻堂先生最適當之歷史評價。

自由討論

林子候（發言）：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期間的民族運動，獻堂先生無不參與，但從文化協會分裂以後，態度日趨消極。這與先生的性格與理想有關。獻堂先生是一位溫和主義者，受梁任公的影響很大。臺灣四面環海（與朝鮮異），在日人緻密的法網統治下，採取激烈的流血革命運動，徒增無謂的犧牲。文協分裂以前，固然由於他是臺灣議會運動和文協以及留日學生的最主要出資者，（五萬元收入支助民族運動者約一萬—一萬五千元），實則最主要的還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創始者，先知先覺者。雖然有人指責他是同化主義者或妥協主義者，實際上他的心中都沒有忘記「祖國」的。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他參加臺灣新民報華南考察團到大陸，在上海接受歡迎時，席上致詞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為日諜獲悉轉報臺灣軍部，五月臺灣日報揭發其事，對先生大張撻伐，日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毆打一記耳光（所謂「祖國事件」）。他不說日語，與日人接觸必帶翻譯。日人給他種種頭銜，僅止於虛於委蛇，絕不從事實務工作，由此證明獻堂先生不是機會主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爾遜之民族自決，俄國的共產革命，日本的民主自由主義運動，顯然獻堂先生的腳步趕不上時

代的潮流了。他要為臺胞爭取平等權利，以及濃厚的漢族意識，無法再把民族運動團結在他的領導下。

不過不可否認，日據時期獻堂先生的崇高聲望，足夠的道德勇氣，無人可以相比的。憶起先生對臺灣的貢獻，和晚境的寂寞，令人有不平之感。

蔡相輝（發言）：

林獻堂先生是臺灣現代史上非常重要，也非常令人敬佩的人物。林獻堂先生的思想，除了來自傳統漢文化外，也受到梁啟超先生、日人板垣退助伯爵的影響。板垣提倡大亞洲主義，主張亞洲人應聯合起來對抗白種人，並於民國三年來臺灣成立「臺灣同化會」，林獻堂先生即參加，後來獻堂先生曾說中國是祖國，日本是母國，即受此影響。

林獻堂先生為了制衡臺灣總督府，而不得不向中國求援，當時中國內部紛亂，無力支援，但卻把希望寄託在國民黨身上，而戴傳賢也表示孫中山先生對臺灣的態度是希望協助臺灣獨立，至少亦應予高度自治。獻堂先生推動臺灣議會成立請願運動，也顯示國民黨對林獻堂先生的影響。

至於林獻堂先生之終老日本不願返國，顯示他晚年對國民黨的不滿，林獻堂不願返臺的原因，鄭順娘女士說其中原因之一是李友邦被處死，這是很正確的，李友邦是獻堂先生文協的老戰友，後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後參與抗日戰爭，組織臺灣義勇軍，對國民黨貢獻甚鉅。臺灣光復，李友邦官拜陸軍中將，但二二八事件發生，李友邦被補，至三十九年被槍斃。李友邦積極抗日，下場尚且如此，獻堂先生不願返臺，這是他不認同國民黨的表示。

林獻堂先生是影響臺灣史很大的人物，其遺留日記應為解開現代臺灣史很多謎團的重要資料，盼望主辦單位能排除困難將之印行。

陳延輝（發言）：

林獻堂先生應該在九〇年代臺灣政治解嚴後可以定位做「臺灣民主運動啟發者」，甚至當作「臺灣民主運動之父」亦不為過。當前一般人尊重伊是「臺灣民族運動推進者」，本人認為這是過去的講法，他們似乎還停留在日本或是臺灣九〇年代以前反日及政治言論無自由的時代裡面，當前是臺灣民主政治發揮的時代，我們推論今天臺灣的民主政治之普遍發展，可推論到林獻堂二〇年代反六三法案及組臺灣文化協會、出版臺灣民報等工作的推動，甚至五〇年代林氏留日不回，亦對臺灣人的反暴政運動有真大的影響。

黃圻文（發言）：

林獻堂先生向來與當時文人雅士相交甚深，更與畫家劉錦堂、顏水龍、李石樵、潘春元、王坤南等素有往來交誼，可惜史冊刊載資料甚少，此項歷史陳述一直為人所忽視，不知能否亦能加以詳實踏查訪談重作整理。

陳哲三（發言）：

林獻堂先生寫過〈太高祖石公家傳〉，這個石公就是林家渡臺祖林石。現在寫霧峰林家的渡臺祖，大體都根據這篇家傳，但在乾隆朝宮中檔中，乾隆五十三年五月福康安向乾隆皇帝的奏摺中，提到林石，有些和家傳的說法不同，提出

來給大家參考。第一、家傳說林石住大里杙，奏摺說林石住在阿罩霧庄，說林爽文和林石是在不同村庄居住。第二、家傳有說林石和林爽文的關係，奏摺說林石是族長。第三、林石的年紀，家傳說六十歲，奏摺說年逾六十。第四、福康安要將林石從重緣坐，雖然林石曾勸阻林爽文的反叛。家傳說因林石曾勸阻林爽文所以被釋放，而釋放來不及回家就死在旅店中，那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但是林爽文是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就被補，而且很快被解送北京，要放林石應是正月、二月間的事，不會拖到五月。所以我懷疑林石是在獄中病卒。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看法，林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來臺開墾很成功，成為林氏族長，而且有見解，知道反叛會滅族，所以勸阻林爽文。在他剛來臺灣時可能住大里杙，但隨著向東方近山開墾成功之後，就移居阿罩霧，這從他將父母骨骸葬在阿罩霧可知。

林天成（發言）：

對先賢灌園先生客死他鄉的宿命悲劇之省思

一、灌園先生漢學根基深厚，又受梁啟超先生學識與人格的啟發和感動，讓他對中國文化高貴與優美的部份，十分仰慕與遐思；然而像梁先生這樣典型的高貴中國人，在廣大的中國人群中，畢竟是很少數，而不是多數。也就是說：廣大的中國人群中，絕大多數的人文素質，和梁先生是不一樣的，甚至於是極端相反的。如果把中國人群中，特別角色的特殊性，看成是中國人的普遍性，這是一種錯覺。

二、或許是對中國文化良性與高貴部份的欣賞與嚮往，也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中國血緣，所以灌園先生，早年似乎對中國文化惡質的部份，沒有較深刻的體會和體驗，以致造成良性的錯覺，而對戰後的臺灣局勢發展，或許有些誤導誤判，這是十分遺憾，和無奈的宿命。

三、今天，即將跨入新世紀的新臺灣人，必須從歷史宿命中心，學習經驗和智慧。當下，臺灣人還是被中國政府文攻武嚇，日復一日。臺灣人到底該如何面對中國？臺灣人到底該如何與中國這位「遠親惡鄰」（呂秀蓮縣長語）相處？臺灣人如何自立、自強？我們都必須深思。

四、個人的淺見：環顧當下的中國，當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沉溺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性格結構」的思維模式時，臺灣人當要想盡一切方法，聯合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進步勢力（包括中國可能有的，殘存的生機勢力），共同捍衛臺灣的生存和尊嚴，捍衛自由民主的主流價值。一則圖自救，另則也救中國。幫助中國人，早日從「紅衛兵幽靈」的迷思中，解放出來。如此，臺灣人才有安全，中國人才有希望，世界和平才會早日到來。

五、個人的感覺：臺灣人是一個有堅強生命力的偉大民族。臺灣人很能夠諒解與包容許多無奈的宿命。臺灣人很多事都可能讓步，但對生命的自主權永不讓步。回首往事，灌園先生的一生，很能彰顯臺灣人如此忠厚、優美，且十分高貴的堅強意志。臺灣人的安全與尊嚴，即使還得再過百年，承先啓後，我們還是一樣堅持下去。

林昭俊（發言）：

一九五六年林獻堂先生仙逝於日本東京杉並區久我山住宅，當時我就讀萊園中學初中三年級，擔任童子軍副團長，學校派我和一小隊同學去協助林獻堂先生告別式前後之守靈，深深體會一代偉人成功的故事。

一、林獻堂先生之家族與生平事蹟，代表每一次移民到臺灣的各家族很相似的故事，他的精神正是每位臺灣人民的代表與典範。

二、《臺灣拓荒之家》一書敘述林氏家族第一代祖先——林石，從十八世紀移民潮來臺灣墾荒，爲了離開兵荒馬亂的故鄉，爲了「改變命運」勇敢的搭乘小帆船，冒險克服許多的困境，爲臺灣人民爭自由打拼。

三、推薦參考文獻：《臺灣拓荒之家》（霧峰林家一七二九——一八九五）王淑琤譯，文鏡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六年出版。Meskill, JM: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1729-189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曹永和（答）：

《臺灣拓荒之家》一書，係由德裔美國人 Johanna Meskill 所著，他來臺研究霧峰林家之前，曾到臺大與我見過面，在臺大也搜集一些相關資料。透過他的研究，霧峰林家躍爲國際對臺灣移墾社會時期一個家族興起的研究。爾後，林家亦陸續請黃富三教授、許雪姬教授等人研究霧峰林家的歷史。從林石以來，從移墾社會經過努力的開發，產生一個家族的發展，變成一個地方的豪族。地方的豪族，歷經

時代的變遷，日本時代、白色恐怖，透過一個家族，看出臺灣人的命運。

張致遠（發言）：

一、霧峰林家之祖籍漳州平和縣，其原鄉是否仍使用客語？

二、同治元年戴潮春之亂，阿罩霧庄被圍，時有翁仔社之羅冠英率東勢角之粵勇來相助解圍。時至今日，不知林家後裔與客族有通婚頻繁之現象？

曹永和（答）：

漳州平和縣成立以前，家族的遷移中有一些是客家族群，我本身也是漳州平和縣人，也曾想過可能是客家族群。不過這是追溯，不能過於強調族群的分裂，現在應該是走到大同。

林邦珍（發言）：

一、首先感謝各位為先祖林獻堂先生舉辦這場座談會，也感謝各位的參與。有關張先生提到霧峰林家的原鄉是在漳州平和縣，是否為客家人？在這敏感時刻，這種學術性的問題，說實在我本身也不知道，請學術界能深入的研究。霧峰林家不論是客家人或是閩南人，並不影響林獻堂先生的歷史地位。

二、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極容易泛政治化或是意識型態化，剛剛聽了林昭俊院長的話，心中感慨很深，在此作一說明，霧峰林家和所有一般臺灣人一樣，是一個移民民族，因無法生存，也誠如林院長所言要改變命運，從大陸移

墾來臺，此乃上一代祖先的事情。至於林獻堂先生，他是在臺灣土生土長，希望用他的生命來開創事業，不管是從文化、經濟上來做，基本上他已經獻身臺灣這個地方。我希望在座各位要有一個概念，對於我們的子女無論他們是為學業上抑或就業上的需要，到世界各國去，必須讓他們瞭解到臺灣這塊土地，才是我們永遠生根結果的地方，絕不會因他是在美國，就是在做一個移民，這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三、身為霧峰林家的後代，與祖先來比較，祖先愈偉大，愈顯示出子孫的不孝，不管我們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超越祖先的成就，但是身為霧峰林家的後裔，我們必須瞭解到身上所流的血液，與祖先留給我們的壓力，我們必須將祖先遺留的古厝、文物等，貢獻給社會。我聲明一點，霧峰林家的祖業或是家產，包括古宅等，我們願意提供出來整修，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為霧峰林家整修祖厝，而是要為臺灣留下一些東西。簡言之，霧峰林家的產業或許是屬於霧峰林家子弟所有，但是霧峰林家的文化資產，包括林獻堂，它是屬於全部臺灣人的。

曹永和（答）：

今天舉辦這場座談會來回顧三舍獻堂先生，感受到他一生為愛臺灣所做的貢獻，我們應該學習，繼續傳承下去。生活是共同的，大家應不分族群，疼惜臺灣我們這塊生活的地方。

第二場：林獻堂先生文學的成就及其對倡導保存臺灣歷史文獻的重要貢獻

主持人：王顧問世慶

引言人：許雪姬、鄧憲卿、鍾美芳、廖振富

主持人王顧問世慶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現在我們開始進行第二場的座談會。林獻堂先生，一生出錢出力，爲了臺灣社會、文化、政治運動，領導臺灣人爭取人權、政治地位，貢獻很大。光復後，省政府成立以後，他被任命爲臺灣省政府委員，並兼任臺灣省通志館館長，後來臺灣省通志館改制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他仍兼任爲首任的主任委員，他在領導省通志館及文獻會業務之時，就一再的勉勵同仁，並指示工作重點，包括：1.有鑑於過去統治民族的偏見，是非顛倒，要把握主觀，纂修省通志。2.積極的蒐集檔案及史料。3.臺灣耆老口述的訪問。4.臺灣古蹟的調查與維護。回顧近五十年來，臺灣省文獻工作的重心或是臺灣史研究的中心，都是以獻堂先生所指示的這四點爲主軸發展，目前亦是往下開展當中。可見獻堂先生在當時創立之初，即有遠觀的宏見。獻堂先生從臺中到臺北開會或是巡視業務之時，也都常常到各個辦公廳舍探視同仁，同仁們看到獻堂先生蒞臨，均會自動自發的起立向他敬禮，這種景象，在臺灣應該是很少見的，可見大家對獻堂先生的敬仰與尊敬。當時省政府成立通志館，館址本來是在現在的仁愛路三段中國廣播公司隔壁的中視大樓，原本它是戰時臺北放送協會（廣播電臺）新建的大樓，因只興建到二樓尚未完成，日本即戰敗投降，通志館即是借用該未完成大樓作爲辦公廳，但因爲尚未興建完工，過於粗糙，因此，民國三十八年春，通志館改制文獻會後，

省政府即特別撥款給文獻會在延平南路一一一號購置三樓大廈作爲新的辦公廳。當時，適值中央各部會機關播遷來臺，想要在臺北市找到適當的辦公廳已屬非易，更何況那時候省政府財政亦不甚寬裕，但由於林獻堂先生的名望，省政府很快的在短短幾個月之間，撥款給文獻會購置辦公廳，從這一點可以瞭解到不但民間人士對獻堂先生的敬仰，連省政府當局也很尊重獻堂先生領導的機構，才會馬上撥款購置新辦公廳。這一場座談會邀請四位引言人，分就四項題綱作引言，首先請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來談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社會活動——以霧峰一新會爲中心。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社會活動

引言人：許雪姬

——以霧峰一新會為中心

一、前言：出錢出力的社會改革者

個人從事林獻堂先生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研究林獻堂先生的人士，多半從林獻堂先生參與民主運動著手，至於他在文化上的貢獻雖然有人提及，但是並不完備。早上第一場座談會有位先進提及獻堂先生與畫家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我可以肯定的說：是的。因為他在日記中寫得相當清楚，他贊助哪位畫家，給了多少錢，哪位畫家請他去看畫展，將他視為一種宣傳，獻堂先生大概也都去了。現在知名的畫家中，不管已逝或仍在世者，包括李石樵、楊三郎等，尤其是郭雪湖先生畫了一幅名為「菜園」的畫，想要請獻堂先生買下，作為他去旅遊的費用，但是獻堂先生認為價錢貴了些，並沒有買成，後來，我透過朋友去請問郭先生這幅畫現在還在不在？郭先生回答說：還在，並要我問霧峰林家還有沒有興趣買回去。

二、早期參與的社會改革

林獻堂先生與其他政治人物不同之處，在於他非常重視文化，以我們現在的用語而言，即是非常重視社區總體營造。林獻堂先生是一個思想新穎，能夠聽的進別人勸解他的話與吸收新知的人，有關他早期參與的社會改革主要有：

(一) 風俗改良：他擔任霧峰區長之時，積極推動風俗改良。

(二) 改鴉片：他自己擁有鴉片煙的牌，但當一九三〇年日本

總督府要重新許可臺灣二萬五千人可以抽鴉片的時候，他也毅然決然的交出鴉片牌。雖然當時他曾遭到部份家人的反對，勸說有多少人爭著要申請，為什麼要交出去？可以備不時之需嘛！但是林獻堂先生認為他作為一個從事民族運動者，應該為民表率，不應該再擁有鴉片牌。

(三) 參加霧峰革新會：霧峰當時是一個文化相當發達的地方，在一新會尚未創立前，已經有一個革新會，它係由霧峰當地的年輕人所組成，當然仍以霧峰林家為主軸來發展，他們於每週五定期召開演講會，甚至於演戲。所以，一新會也可以說是承襲此一基礎而繼續發展的。

三、一新會創立的背景、目的及其組織

(一) 創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一九三八年結束）（附錄一：一新會歌）。

(二) 背景：林獻堂、林攀龍父子醉心於促進農村文化向上，且面對漢文化受大和文化的壓迫必須堅持，因此起而創會。

(三) 目的：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佈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之建設。此一團體如林

攀龍所言：

1 爲奉仕團非爭名奪利之團體。

2 爲共同之會，非某人之會。

3 欲以清新之氣改造臺灣，必先由會員做起。

(四) 組織

1 調查部

2 衛生部

3 社會部

4 學藝部

5 體育部

6 產業部

7 庶務部

8 財務部

在這些組織當中，最重要的有二個部門，一是學藝部，另一是體育部。

(五) 經費來源：由霧峰林家頂厝及下厝全力支援（請參閱附錄二：由委員顧問及相談役此頁中可看出頂厝及下厝重要人士均列名其中。）有關委員顧問的組成，當時還發生一段小插曲，即林瑞騰先生的如夫人也被選上委員，但是爲部份霧峰林家大老所反對，認爲以她是如夫人的身分，沒有資格當委員，可是林獻堂與林攀龍父子力排衆議，認爲這是社會的悲劇，不能只怪罪於她，還是希望由她擔任，雖然最後仍敵不過衆議，還是遭到撤換。不過由此事可了解到林獻堂先生非常重視婦女的問題。

(六) 參加者：約五百人，來自霧峰、北溝、柳樹浦、吳厝、萬斗六、坑口、南勢等其他地方（附錄二：參加人員表

四、一新會主要活動：

一新會最值得稱頌之處在於它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結束的這段期間，長期性不斷的推行活動。現今的我們常在組織文教基金會或文史工作室時，往往在成立之初非常熱衷，但是過了一年半載就慢慢冷卻下來，反觀一新會非但無此現象，而且有愈演愈旺之勢。如果不是因爲七七事變，日本政府壓制愈厲害，並且林獻堂先生也因「祖國事件」，不得不離開臺灣去日本避難，一新會可能會一直持續發展。有關一新會主要活動：

(一) 書畫展（書法展、歐洲、美國明信片展等）、工藝展（婦女教導製作人造花、工藝品等，類似於現在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演講（至少在二百場次以上，分定期、巡回、通俗演講三種：聽衆人數最多者達二百人以上，最少者有九人；每場主講人一定要二人，並且一定是一男一女組成。由這點可知，以當時之社會環境，女子縱然受過較高教育，要上臺演講都很難，何況又是這樣長期的演講，實屬不易。估計在這二百場次當中，主講員女性有九十五人，男性有九十一人，女性還超出男性四人，而且演講題目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關於女性方面的議題，雖然當時臺灣民衆黨或臺灣共產黨都設有婦女部，也實際從事婦女運動，但是能夠像一新會長期性的關照婦女議題，並且讓女性上臺演講者，我想在當時的臺灣，沒有幾個地方辦得到。）（附錄三：演講題目）、辯論會、雄辯會（各自不同題目由主講者就其題目發揮，主要在訓練將來預備參加辯論會的人員，成員大都在

二十歲左右)、讀書會(由國外回來之留學生介紹外國的詩潮,後來就由林獻堂先生主講史記。讀書會持續時間相當長,查出的記錄資料總計有八十三次,其中林獻堂先生只有缺席十次。也就是說林獻堂先生自組這個讀書會,並非「但開風氣不為先」,而是身體力行,在他的日記中可常常看到他在颱風天或是上臺北開會,知道當晚有讀書會,一定設法也要趕回霧峰。)、一新義塾(先是漢文研究會,再是一新義塾、一新詩文會(附錄四)、夏期學校(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八月六日至八月十六日)。

(二)社會工作:老人慰安會(七十歲以上)、兒童親愛會、青年座談會、婦人茶話會、懇親會、親睦會、留學生懇親會、宗教座談會、木曜懇談會。

(三)體育活動:乒乓球賽、遠足、參觀活動、網球賽、運動會(一新會舉辦運動會時,大家都哄傳霧峰林家小姐要親自來競走或是比賽趣味遊戲,爭相來看,因此,每次均造成人山人海的景象)

(四)遠足及參觀活動。

(五)休閒活動:棋會(在臺中州舉辦臺灣全島第一次象棋會)、電影欣賞(林獻堂先生看過的電影均記載於日記中,他與其夫人都非常愛好看電影)、音樂會、舞蹈會。

(六)例行活動:週年慶祝會、洗塵會、送別會。

(七)救災活動: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六時二分發生屯仔角大地震,一新會組織救災團前往協助。

五、結 論:

(一)林獻堂父子主持下的霧峰一新會是當時臺灣最具地方色

彩、持續七年的草根性社團。

(二)一新會的活動受到風俗改良會、文化協會及基督教的影響。

(三)一新會特別重視婦女問題,在習藝、交誼、知識增進上都具有一定的成效(附錄五)。

(四)一新義塾學習漢文,甘冒日本政府之不諱,在漢文化的傳承上有其貢獻。

(五)一新會非封閉性團體,它積極與地方的相關團體交流,且開風氣之先。

最後,摘錄林獻堂先生演說一篇「臺灣青年應該走的路」其中一段話,與大家共勉之。

內容如下:

「……必須設法建設比現在更美麗的臺灣、更新的臺灣。為此,須要不屈不撓的努力我們不可忘記要捨去依賴心,在獨立獨行中鞏固團結來面對事情,並且要以互相扶助之精神指導我們的同胞。」



霧峰一新會之歌

(1) 霧峰地土好 灌沃亦周到
豪華非所重 重在氣節高
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
大樹根底在 風雨掃不倒

(2) 庄內土地井 冥日在湧泉
來源既然深 清新不變換
願咱衆兄姊 仔細檢點看
生活若合理 親像日上山

(3) 臺灣美麗島 天生好圖畫
到處大城壁 因何總傾頹
公事請關心 祖業免荒廢
竭誠倡自新 霧峰一新會

[illegible]

一新會講座演講概況

回数	題目	演講者	日期	參加人數	演講內容	附記
1	就社會事業而言促進婦人之精神	林攀龍	昭7 4 9			土曜日講座《日記》
2	臺灣新民報日刊發行所感 就新聞事業而言（新聞與社會之關係） 妊產婦及初生兒之衛生	林猶龍 葉榮鐘 王氏水	昭7 4 16			講二十多分 講一時二十分《日記》
3*	嬰兒死亡之原因及預防法 何以謂之人生與人生觀	洪氏瑞蘭 林獻堂	昭7 4 23	百數十人		
4	新時代婦人之正道 談目下之財界事情	林氏素英 陳忻	昭7 4 30			
5	女子之天職 我的自覺	陳氏玉盒 莊遂性	昭7 5 7			
6*	香港旅行談 清新之氣再造臺灣	楊氏水心 蔡培火	昭7 5 14	二百人		
7*	農業之常識	廖德聰	昭7 5 21			
8	合作 經濟思想傾向	吳氏秀花 溫成龍	昭7 5 28			
9*	現代婦人之主張 從基督教歷史的觀察	林氏雙全 李昆玉	昭7 6 4			
10*	結婚之目標 文化之基礎	吳氏素貞 林少聰	昭7 6 11			
11*	男女平等 女權	洪氏浣翠 賴其昌	昭7 6 18			
12*	何以謂之魂魄 醫學之常識	施氏專貞 高天成	昭7 6 25			辭關關作簡單頌揚希望之
13*	忍耐 合作之一考察 生活的意義	楊氏桂鶯 徐金瑞 張深切	昭7 7 2	不滿百人		

200	199	198	197	196	195	194*	193	192	191	190	189	188
日曜講座二百回感言 生活之把持與深化	寬恕 人生根本目的之尋求	有價值的人生 食物與人生	現代婦女運動之蠡測 理想與實際	短氣與婦人 基督教與社會事業	新春之所感 日月潭之今昔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事當慎始	談新年 新春的希望	文學與婦女問題 米穀問題	道教之感想 人體寄生蟲之病害	第二的人生 習慣上之注意	進步與(之)感想 生活之綠地	勤勉 適應與創造
楊桂鶯 林攀龍	張月珠 李崑玉	林碧霜 潘瑞安	林雙意 莊遂性	洪瑞蘭 林川明	楊朝聘 溫成龍	楊水心 林獻堂	吳秀花 林金生	葉榮鐘 葉陶	陳木霞 陳西庚	曾珠如 林春懷	林瑞珠 林攀龍	林紫微 林培英
昭 11 2 23	昭 11 2 16	昭 11 2 9	昭 11 2 2	昭 11 1 26	昭 11 1 9	昭 11 1 12	昭 11 1 5	昭 10 12 29	昭 10 12 22	昭 10 12 25	昭 10 12 8	昭 10 12 1
											聽眾比平常 加有數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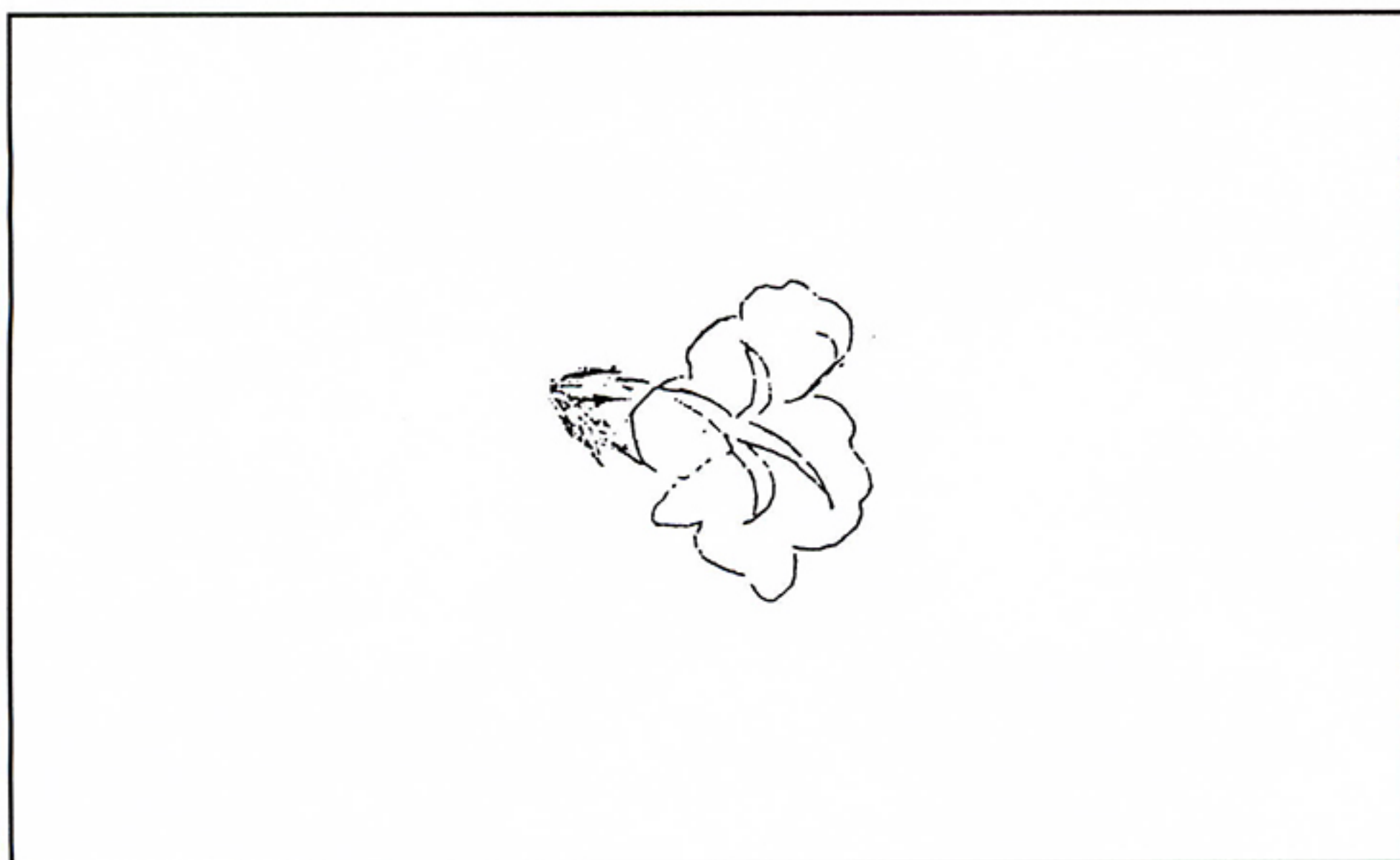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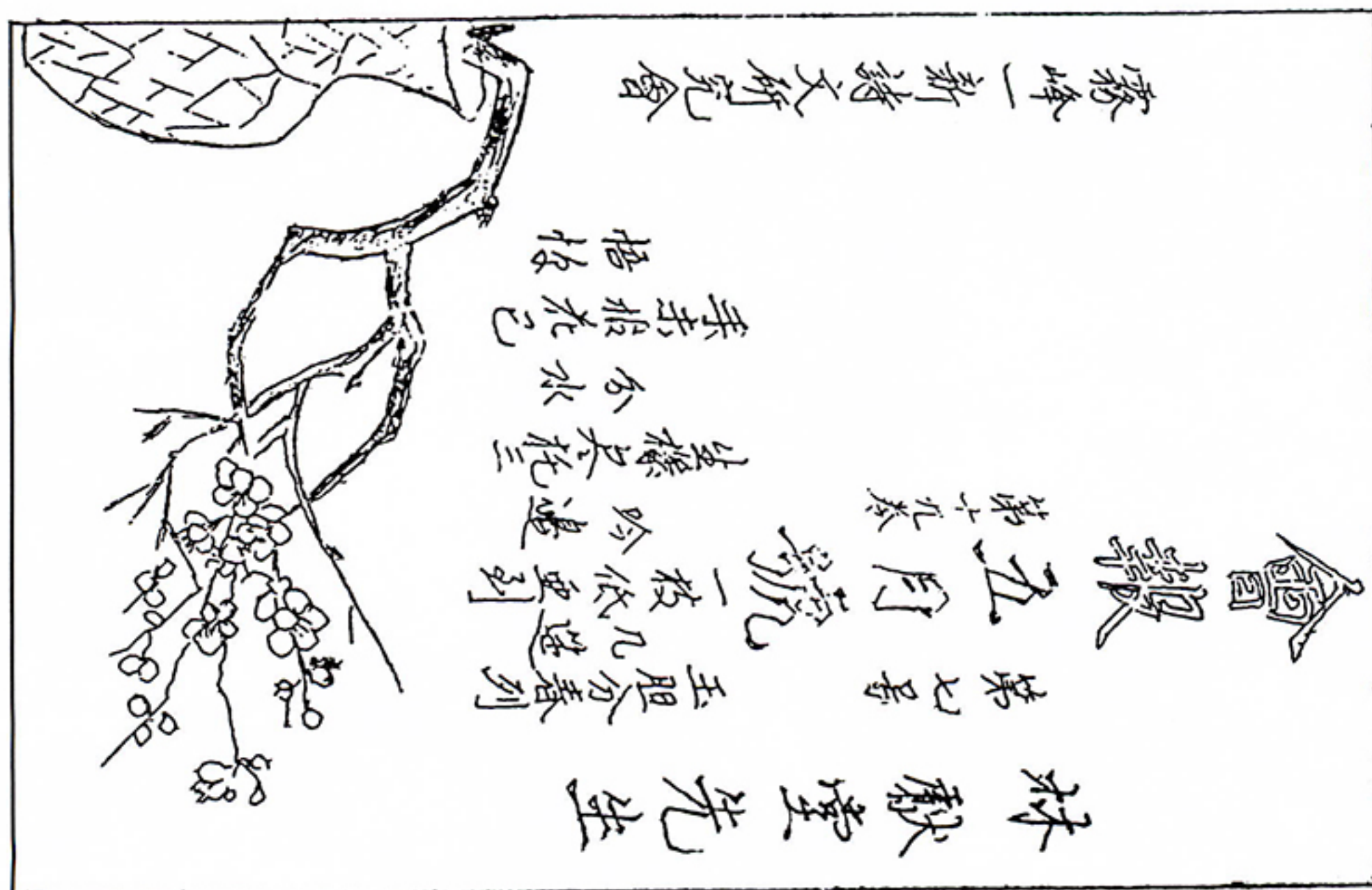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一、霧峰一新會，〈一新會日曜講座演講題目錄〉

二、《灌園先生日記》，未刊行

三、《楊水心日記》，未刊行

附註：(一)內為〈一新會〉與《日記》不同

—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



附錄五

〈土曜講座〉《臺灣教會公報》第五七一號 昭和七年十月一日 頁一七一—一八

霧峰（阿罩霧）庄在臺中市南邊約鋪三路，山不高，庄不大，出產無特色，景致平常，何以那樣出名？有啦，不是沒有原因，有大富翁住在那裡，有漂亮的大厝。

清國時代，文有舉人、秀才，武有提督、統領，現在雖有英雄，卻無用武之地，文方面比以前還進步，文人、學士出了不少。

林獻堂先生是臺灣出眾的人物，他本身尚未入基督教，但是也是歡迎基督教，聽說他三個令郎、一個令媛都入聖會了，他的令媛是高天成君的賢內助，他的大公子攀龍先生，帝大畢業，也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又在法國研究學術好幾年，現在算是熱心的信徒；也是社會的人格者，年歲三十出頭，還是獨身生活，沒有人批評他如何，這是霧峰富豪中特出的人物，謙遜好交陪，有平民式的態度，沒有貴族富豪的驕態，若不是受耶穌的平等主義感化到，那會這樣？

他創設一新會，其中有設土曜講座，歡迎各方面的人來講演。

和尚、尼姑、菜姑、菜婆、軍人、文士、長老、執事傳道、牧師，有信「主」的，無信「主」的，盡他們的抱負，照他們的思想來講。有人在傳基督教，也有人在批評基督教，熱鬧滾滾，真有趣。

七月十六日鄙人受招待去演講，那晚會場的隔壁是役場，在演無料的寫真，在想恐怕參加演講的人數不會太多，然而卻來了一百多人，安靜地自始諦聽至尾，比咱的教堂更肅

靜，可見這庄文化的程度，對基督教有歡迎，愛聽。

可感心的是，這庄的女界也輪流演講，有的沒唸過多少書，也勇敢地站在學士、文人幾百人的聽眾之前演講，感心啊！想到咱的兄弟姊妹，請他做祈禱會的主持人，或是主日學的開會，敝會主理，他就推辭，堅辭不敢，令人感歎！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關係

撰稿人：鄭喜夫
引言人：鄧憲卿

林獻堂先生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關係，可謂至深。他不但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首任主任委員，並且是該會前身——臺灣省通志館僅有的一任館長；如果有人說：「獻堂先生是光復後臺灣文獻事業的奠基者」，當非言過其實的話。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臺灣省政府發布〈臺灣省通志館組織規程〉，並委請當時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的獻堂先生進行該館籌組事宜。獻堂先生遵即北上，奔走部署，月餘而諸凡停妥。六月一日，該館正式成立，獻堂先生就任館長，仍為省政府委員。

臺灣省通志館，乃是臺灣省政府為編纂省志而設置者，而由於當局對省通志之高度關懷，故該館對修志工作，極具慎重將事。三十七年七月七日，該館即召開顧問委員編纂聯席會議，討論編纂志書預備時間，及推定顧問委員楊雲萍擬訂省志體例綱目；並決定建議省政府通飭各縣市同時編纂縣市志等。同月二十八日，召開第一次顧問委員會會議，決定該館之工作計畫，省志編纂年代之劃分，編志起訖年代，編纂年限，確立史觀；請省政府將原總督府檔案移館保存或借用等；並決議發行館刊。九月中旬，顧問委員楊雲萍所擬之〈臺灣省通志假定綱目〉成，凡三十六編。嗣後該館同仁等復擬成數案。經多次小組會議，檢討修正，然後提送編纂會議，經一致贊成，凡三十八編。另該館共出館刊三期，創刊號於三十七年十月出版，是年杪，因經費支絀而停刊。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九十五次會議決議通過：原設通志館應改組為本省文獻委員會。五月十三日，省政府發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七月一日，臺灣省通志館正式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期工作程序之合理化，並擴大其任務。獻堂先生由通志館館長改任該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為省政府委員如故。

省通志館改組為省文獻委員會後，對於前訂〈臺灣省通志假定綱目〉再事更張，易原三十八編為十一志，志各一卷，合卷首、卷尾共十三卷，志下為篇，共五十八篇。此為該志稿綱目之所託始，於獻堂先生卸事之翌月呈送核備；惜原稿今已不存。

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後，依據該會〈組織規程〉之規定，發行《文獻專刊》。其創刊號於三十八年八月問世，獻堂先生為發行人，所撰〈弁言〉有云：「《文獻專刊》之編行，其主旨實在於積極蒐集、整理、鑒別文獻資料，以供國人研究參考之用」。獻堂先生任內凡發行兩期。

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獻堂先生飛抵日本治療頭眩之宿疾。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臺灣省政府改組，獻堂先生辭卸省政府委員職。三十九年三月七日，復卸下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職務^①。雖其任事期間不滿兩年，但獻堂先生對光復後臺灣文獻事業奠基工作的貢獻，無疑使其輝煌燦爛的一生，更加生色，越發多采多姿。

①《林獻堂先生年譜》載云：「（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請辭省府委員暨通誌館館長兼職獲准。」

鄧憲卿補充引言：

林獻堂先生擔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之時，兼任的委員均是當時極具聲望之人士，依照省文獻會〈組織規程〉之規定，包括臺灣省議會議長、臺灣大學校長、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廳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省立師範學院院長、省立圖書館館長、省立博物館館長等。所以當年黃朝琴議長、傅斯年校長等人，都是本會委員。

林獻堂先生擔任省通志館館長期間，發行的館刊有三期，創刊號於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問世，茲摘錄林獻堂先生於創刊詞中重要之部份內容，以供參考。內容如下：

「……重憶最近三百餘年來的臺灣歷史，確是漢民族和異民族流血鬥爭的歷史，在這長久的歲月中，有許多滿懷民族意識的志士和異族與敵人作殊死戰；或犧牲性命，或破產入獄，前仆後繼，苦幹著政治鬥爭，以期達到最後「光復」的目標。像這樣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在敵人眼中都一切看作匪徒叛徒的行爲，那麼在敵人時代所編的史書，我們敢斷言是是非顛倒，歪曲事實的歷史。臺灣既然光復了，過去被敵人顛倒的是非，不可不糾正；被歪曲的事實不可以不加以辯明。」由上述這段話可體會出林獻堂先生對於文獻會在編纂歷史上，存有極深的期許。林獻堂先生也並非全然認為日本時代的統治都是不好的，他也是很有理性的人，引述創刊詞另一段話可看出端倪，「敵人的建置有益或無益於臺灣的情事也不可不詳細調查，儘可以當將來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般的借鏡。」

林獻堂先生在擔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即致力籌劃編纂臺灣省通志，文獻會迄今已編纂了四次省通志，第一次是臺灣省通志稿，最近一次是重修臺灣省通志，在這四次編纂過程中，以第一次最爲成功，也最爲困難，因屬創始，萬事起頭難。爲此，對於林獻堂在文獻會的貢獻，應加以肯定。

林獻堂與櫟社

引言人：鍾美芳

櫟社是日本時代臺灣詩社的中堅，而林獻堂則是主導櫟社由遺老性質消極性的文人結社轉型為富民族主義積極性文學社團的關鍵性人物。

櫟社成立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日本據臺第七年），首倡者為林痴仙（即林俊堂為林獻堂之堂叔），以莊子所謂不材之木「櫟」來相號召，痴仙謂：「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為幟焉，其有從吾遊者，志吾幟」。

因為政權轉移像林痴仙一樣擁有傳統功名的士紳人物，一夕之間變成無用之人，既然現實社會沒有用處但是滿腹的才學怎麼辦？許多人為了謀求生計開設私塾書房，林痴仙則倡議成立詩社，聚集文人相互唱酬。日本時代競相成立的詩社不下三百多社，而櫟社在總督府籠絡政策下始終堅持民族主義立場，並且成為眾多詩社的中堅，這又不能不歸功於後來參與櫟社的林獻堂的影響。

我曾經將櫟社的活動劃分為五個時期：醞釀期、創立期、鼎盛期、衰微期、復興期。創立期（一九〇六年）始正式訂立社規，主旨在於「以風雅、道義相切磋，兼以實用之學相勉勵，且期交換知識，親密交情。」櫟社組織採會員制，會員總會每年定期舉行春秋大會，理事會則不定期召開，事務執行為社長總理社務，並設立基金會支應各種開銷。櫟社社規嚴厲，不輕易許人入社，因此綜整個日本時代前後加入

櫟社的成員總共才五十名。

林獻堂加入櫟社是在一九一〇年，林幼春在「櫟社二十年題名碑記」中稱：「經營肇造始於痴仙，規模大具於鶴亭，提攜羽翼則又灌園之力為多。」櫟社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間除了西來庵事件與七七事變發生兩年沒有集會外，總共集會七十五次，其中有三十次集會地點是在萊園林獻堂宅第，由此可見林獻堂對櫟社的提攜羽翼之力。

櫟社活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梁啟超遊臺，櫟社成員在林季商的瑞軒舉行歡迎會，任公下榻萊園五桂樓。據林幼春對葉榮鐘口述：梁啟超勸告櫟社諸子「不可以文人終身」，勉勵他們要努力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學問，並且開列中西名著百餘種。這「不可以文人終身」的期許透過林獻堂的提攜羽翼而具體化，後來櫟社諸子因為林獻堂的影響而相繼參加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文化協會，文協左右分裂以後參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活動，並且有許多櫟社成員是核心人物，從而櫟社也由原本遺老色彩濃厚的消極性文人結社，變成積極保存傳承漢民族文化的重量級詩社。

試想一群人持續每年春秋集會舉行擊鉢吟作詩比賽，鄭重其事地發行詩集，包括：無悶草堂詩存、櫟社第一集，出版櫟社沿革志，立題名碑，鑄鐘紀念，舉行三十、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每次集會都鄭重其事的照相留念。經常擊鉢吟題限韻、限時間作詩比賽不一定會產生大詩人，但是一群人

貫注了他們集體的意識與意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續下去必然可以產生累積相乘的力量；詩社活動持續堅持下去，就形成了一股文化上的反抗力量，和日本的同化主義政策、皇民化運動做堅決不妥協的文化抗爭。因此後來「櫟社第二集」出版發行時被日本警務局干預禁止，禁止原因為「與現下時局不合」，反面來看即說明了櫟社成員維護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努力受到了肯定。

簡言之，櫟社在日據時代憑藉社員集體努力，充分發揮了文學社團在當時歷史情境下可以發揮的積極功能：第一，是痴仙率先提倡擊鉢吟作為臺灣同胞保存傳統漢文化的讀書種子；第二則是藉讀漢書作漢詩進一步維繫住臺灣同胞的民族認同，充分展現了文學社團的文教功能。因此透過社員集體的長期努力，櫟社在臺灣歷史上樹立了無可搖撼的歷史地位；而集體意志的貫注方向又必需歸功於林獻堂的正確領導與大力支持。

總結而言，櫟社的貢獻即是在日本時代對平平仄仄的堅持，穿越過半世紀あいうえお的年代而接續上戰後的ㄅㄆㄇㄏ，換句話說因為櫟社成員數十年的堅持，所以他們在戰後沒有文化的斷層，終戰以後櫟社活動曾經一度活絡，但是所有的熱情後來被陳儀政府澆息了，櫟社活動終趨式微，這是另一段歷史的轉折，不過對櫟社而言也象徵著完成了歷史的任務。

林獻堂先生的詩歌成就

引言人：廖振富

壹、獻堂先生詩作簡述

一、生前結集出版者：(1)一九四〇年十月出版《海上唱和集》，收錄先生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詩作一二九首；(2)一九五一年九月左右出版《東遊吟草》，收錄先生一九四九—一九五一年詩作一一五首。

二、葉榮鐘先生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之「詩集」部分，除收入《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之先生詩作外，另有葉氏蒐集之「軼詩」二〇五首。龍文出版社根據此版本改名為《灌園詩集》，收入「臺灣先賢詩文彙刊」第一輯第九種（與《無悶草堂詩存》下冊合訂為一冊）

三、葉氏遺漏未收，經筆者初步蒐集所得有十四首。故現存先生詩作總數超過四百六十首。

貳、林獻堂先生詩作分期及主要內涵

一、日治中期：獻堂先生於一九一〇年加入櫟社，迄一九三八年以前，多為政治、社會運動奔走，無暇作詩，故本期作品甚少（約三十九首）。其中較值得注意者，如〈過仙臺，弔佐久間總督〉、〈討蕃〉二詩，批評日本當局以殘暴手段鎮壓原住民，為原住民請命，能跳脫漢人本位立場，益見仁者胸懷。

二、日治晚期：為作詩最多之時期，現存作品近三百首

。內容以「反戰」、「反皇民化」為主軸，多批判日本霸權、反映日本發動戰爭對中國及臺灣之戕害，並藉提倡漢詩寫作以保存文化命脈，避免被日本同化。如〈靜和園看牡丹〉、〈除夕感懷〉、〈辛巳中秋景薰樓觀月〉、〈歲暮感懷〉絕句四首、〈元旦試筆〉兩首、〈懷櫟社死病諸友，寄鶴亭、了庵二詞兄〉、〈櫟社四十周年紀念大會〉、〈示留東詩友會諸親友〉等。

三、戰後初期：本期作品主要即《東遊吟草》一冊，內容多反映臺灣與中國的動盪時局，悲憫蒼生，感慨深沉。包括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個人自我放逐日本之悲涼心境，以及臺灣百姓之淒苦無助，都是描寫的重點。如〈步文芳君冬日雅集原韻〉、〈聞廣播有感〉、〈次鏡邨氏鎌倉晤談有感〉、〈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壬辰五月下旬大仁別莊喜少奇過訪〉等。

參、獻堂先生詩歌的风格特色

一、用字淺白，不假雕飾。

二、含蓄內斂，晚境轉為幽咽悲涼：王國璠評先生詩：「晚歲河山光復，海宇騰歡，詩境頓然開朗。」為錯誤之論斷。

肆、獻堂先生詩作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定位

一、與林癡仙（一八七五—一九一五）、林幼春（一八八〇—一九三九）同為櫟社之核心人物，三人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抗日精神之傳承上，居於承先啓後之地位。

二、詩作之藝術成就雖不及癡仙、幼春，但獻堂一生跨越日治、戰後兩階段，其作品之時代性、複雜性尤有過之，其人其詩，誠為臺灣近代史之縮影。

※附錄：林獻堂先生詩選錄

一、日治中期作品

（一）過仙臺，弔佐久間總督（可能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作品）

荒墳三尺此長眠，都護雄圖冷似煙，豈是南蠻多反覆，攻心餘策感當年。

（二）討蕃（一九二二年以前）

鹿豕同居者，由來化外人；不知求事大，空自念和親。螻蟻生機迫，鯨鯢血壘新；蜘蛛三面網，保種望深仁。

二、日治末期作品

（一）靜和園看牡丹（一九四〇年作於日本）

我亦延賓鑑賞來，春風紅紫共徘徊。洛陽未識今何似，江戶於茲正盛開。漫詡風流欺弱柳，敢誇富貴笑寒梅。託根得地無妍醜，免被奔騰鐵騎催。（原註：洛陽被日本軍侵略，城市多為焚毀）。

（二）除夕感懷（己卯除夕一九四〇年初）

終年聞說戰爭功，收拾時艱策未窮。祈穀老農占好雨，祭詩跛客待春風。爐中獸炭來非易，几上金罍幸不

空。何處求得神力助，檯原夜半鼓逢逢。（原註：從來除夕夜半皆播送各寺鐘聲，今回獨播送神武天皇檯原宮鼓聲。）

（三）辛巳中秋景薰樓觀月（一九四一年作於霧峰）

秋宵月比春宵好，涼生玉宇開懷抱。舉杯共飲待中庭，漸見清光遍鯤島。人生行樂須及時，莫因抑鬱徒傷悲。夜深猶作慙慙望，遂使衷心有所思。歐陸風雲雖暫息，亞洲酣戰方急迫。豈真長此照干戈，南飛烏鵲悲無食。倚樓長嘯念皆灰，曾看團圓六十回。浮世光陰如一瞬，且將爛醉掌中杯。

（四）元旦試筆（辛巳，一九四一年作於霧峰）

門懸葦索插松枝，共飲屠蘇半醉時。一瓣心香家祭畢，書成日誌幸無違。（其一）賀正客至滿階墀，萬歲聲中致祝辭。交禮會終人散後，晴窗獨寫寄懷詩。

（五）懷櫟社死病諸友，寄鶴亭、了庵二詞兄（一九三九年十月，作於日本）

笏山死後繼南強，聞道升三尚在床。壺隱年來成病渴，沁園人事患多忘。遺篇未竟身前志，良藥難尋肘後方。將喪斯文當此日，騷壇旗鼓待重張。

三、戰後初期作品

（一）步文芳君冬日雅集原韻（一九四九年冬）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饑餓苦安之？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

（二）聞廣播有感（一九五〇年元月）

傳來消息總關情，時事朝朝側耳聽。英美外交行各別，中蘇友好約將成。海南作戰攻偏急，臺北興謠掃未

清。自愧老衰已無用，惟祈民眾勿犧牲。

(三)次鏡邨氏鎌倉晤談有感原韻（一九五〇年春）

歸臺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四)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一九五一年）

亂絲時事任迤邐，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

(五)壬辰五月下旬大仁別莊喜少奇過訪（一九五二年五月）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蕭蕭夜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自由討論

廖振富（發言）：

鍾美芳老師在引言資料中提到「……櫟社在總督府籠絡政策下始終堅持民族主義立場，並且成為眾多詩社的中堅，這又不能不歸功於後來參與櫟社的林獻堂的影響」，大致上我同意鍾老師這樣的說法，不過我覺得可能這個功勞不能完全歸於林獻堂先生一人，譬如更早加入櫟社的林幼春、蔡惠如二位先生，他們與林獻堂先生三人，可謂當時舊一代知識份子之中，參與民族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因此，他們兩位貢獻亦應加以肯定。

鍾美芳（答）：

基本上三人的功勞，應是並駕齊驅，但是本次座談會提綱訂為「林獻堂與櫟社」係以林獻堂先生為主軸，加以篇幅有限，無法暢所欲言，因此難免有所疏漏。不過本文後段我亦盡量的想要去彌補不要只歸功於林獻堂先生一個人，因為櫟社活動是集體的，譬如櫟社社長傅鶴亭先生功勞也很大，他在戰亂之時，優先帶著櫟社的書類去避難。他們所投注之心力，只提林獻堂先生一人，一定有所疏漏。所以，文中後段我也一直強調這是集體的，如果本文可以修改的話，我想可以撰寫得更完整。謝謝廖教授指正。

許雪姬（發言）：

我覺得林獻堂先生在櫟社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承先啓後，因為誠如剛才所言前一批才四、五個人，如何使下一批人加入，這都是林獻堂先生一直召開讀書會、讀詩會，並且教授大家寫詩的結果。我想這與他的詩作表現或是在他家集會三十回是無法相比的，這種存續功夫，在他身上發揮得最透徹，是其他任何櫟社人物所不能比擬的。尤其面臨戰後這樣大的改變，他又要招募一批新的成員，又要再重起爐灶，其中還網羅外地人、外省籍成員加入。如果獻堂先生不離開的話，櫟社說不定至今仍存在。因此，個人覺得林獻堂先生這種傳承的性格，才是他對櫟社最大的貢獻。

許文彬（發言）：

「詩禮傳家」是霧峰林家的傳統，注重尊卑地位，林獻

堂先生在櫟社、夏季學校、臺灣文化協會……活動中，下厝林幼春先生是林獻堂先生的晚輩（幼春稱獻堂叔），重要參謀及各項文稿的代筆人，因此，對於傅錫祺、蔡惠如……等先賢，在櫟社活動中不可忽視。（萊園鐵砲碑成自賦長句，即是林幼春代筆）

黃宏介（發言）：

臺灣象棋有段位的設定，是否創始於林家？

許雪姬（答）：

莊永明先生所著之《臺灣第一》一書中有提到霧峰林家，在臺中州舉辦之象棋賽。沒錯，象棋段位的設定是由林家創始，林幼春先生段數還比林獻堂先生高，我在霧峰林家整理的資料中尚保存一張當時象棋比賽留下的名次表，將來整理後可作為霧峰林家的重要文物。林獻堂先生在日記中也有詳細記載這次象棋會的情形。藉此補充說明，林獻堂先生的日記已在解讀整理當中，預計在五年內全部出版，敬請期待。

林子候（發言）：

今天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是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臺灣省通志館」改名而來的。當時的省主席是魏道明，授命林獻堂籌組臺灣通志館事宜。先生奉命後，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以臺北市仁愛路三段一號為館址，遂於是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先生就任館長。

先生於該館編印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出版的「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撰文「臺灣省通志館之使命」，詳述該館

設立的意義和經過，並強調纂修臺灣省通志的重要性。先生並指示林熊祥先生道：「我們修志的事業，最要緊的當然是忠於事實，要先搜集資料，不可使稍有遺漏，可是，此外還須立一個『史觀』，這『史觀』便是我民族正氣，孔子刪定六經的根據，也就是這個，所以我們不但要致力的搜集和辯證，還要情意的歸到『思無邪』的境界。」這一段話，可視為先生對於修志的嚴肅立場。

本來三十七年六月省府又公佈「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與「臺灣省通志館」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聘任先生為第一任主任委員。是年因宿疾赴日就醫，十二月辭職。今日文獻會的基礎是先生奠定的。

鄧憲卿（答）：

現在的文獻會與精省前的文獻會不同，精省前的文獻會也與林獻堂先生主政時的文獻會不同，當時林獻堂先生所主政的文獻會是二級機關，所謂二級機關即是省政府為一級機關，而民政廳、教育廳、財政廳則是二級機關，二級機關的首長都是由省政府委員兼任，因此，當時林獻堂先生是以省政府委員身份來兼任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那時候文獻會的層級較高。民國四十七年，省政府為精簡組織，將文獻會調整為三級機關，並隸屬於民政廳，迨至文化處成立後，遂改隸屬於文化處，惟文化處成立二年後，因實施精省政策，文化處已不存在，目前文獻會則隸屬於省政府，為省政府的附屬機關。

「臺灣省通志館」之成立，主要是為了纂修省通志，當

時的省主席魏道明又指示成立「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其主要職掌是在協助「臺灣省通志館」蒐集資料，而資料的蒐集也是林獻堂先生最先所強調的。

肆、後記

為期一天的座談會，在參觀霧峰林家花園景薰樓的活動後劃下句點。經過兩場次的座談，讓我們對臺灣先賢林獻堂先生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與會人員也對於林獻堂先生領導民族運動與倡導保存臺灣歷史文獻的貢獻抱持肯定的看法。

本次座談會已圓滿順利完成，感謝與會的許多貴賓與學者專家的參與。特別感謝臺灣省諮議會、臺中縣私立明台家商及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林氏宗廟的共同合（協）辦。尤其是明台家商林政光董事長，對於本次座談會至表支持與關心，惟其卻不幸於八月十六日因病逝世，這期間明台家商一方面要忙於治喪事宜，一方面仍積極協辦座談會，提供諸多配合措施，舉凡提供與會人員書面資料《日據時期霧峰菜園巡禮與史料彙編》、《明台青年》，提供校車接駁參觀活動、提供林獻堂先生相關文物展示、提供茶敘餐點及遴派該校師生導覽參觀菜園等，對於該校的鼎力協助，本會除再次感謝外，並對林政光董事長敬表悼念之意。

座談會的參觀活動，在輔大賴志彰教授的引領下參觀景薰樓，對景薰樓修復後呈現的金碧燦爛風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很遺憾，在這次座談會結束尚未滿兩星期，臺灣中部遭逢前所未有的九二一震災，孕育林獻堂先生這位傑出人物的霧峰林家花園，幾乎被夷為平地。雖然只有景薰樓仍巍然矗立，但也受創不少。九二一的浩劫帶來非常大的破壞，

全臺各地的踴躍捐輸與協助災後重建，卻也令人對未來得以抱持光明的希望。我們除期盼林家花園得以回復舊觀外，也期待臺灣在各領域上，能夠出現像林獻堂先生這樣不世出的人才，引導臺灣走向正確光明的大道。

伍、附錄

- 一、座談會議程表
- 二、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名單
- 三、座談會會場照片

附錄一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議程表

時 間	八十八年九月八日（星期三）
9:00~9:30	報到
9:30~9:50	開幕式
9:50~10:50	座談會（一）上半場 主題：林獻堂先生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及其評價
10:5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00	座談會（一）下半場 主題：林獻堂先生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及其評價
12:00~13:30	用餐
13:30~15:30	座談會（二） 主題：林獻堂先生的文學成就及其對倡導保存臺灣歷史文獻的重要貢獻
15:30~15:50	茶敘
15:50~	參觀景薰樓

附錄二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主持人、引言人名單

主持人：

第一場 曹永和（中研院院士）

林柏榕（臺灣省諮議會議長）

第二場 王世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

引言人：

第一場 鄭順娘（鄭順娘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黃秀政（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何義麟（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

第二場 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鍾美芳（逢甲大學曾任講師）

廖振富（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共同學科副教授）

參觀景薰樓導覽解說：

賴志彰（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教授）

附錄三

座談會會場照片（次頁起）

—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



報到情形 (一)



報到情形 (二)



本會楊主任委員正寬抵達會場接受工作人員配戴胸花



省政府江副主席清謙蒞臨會場



開幕式時本會楊主任委員正寬致詞



開幕式時省政府江副主席清謙致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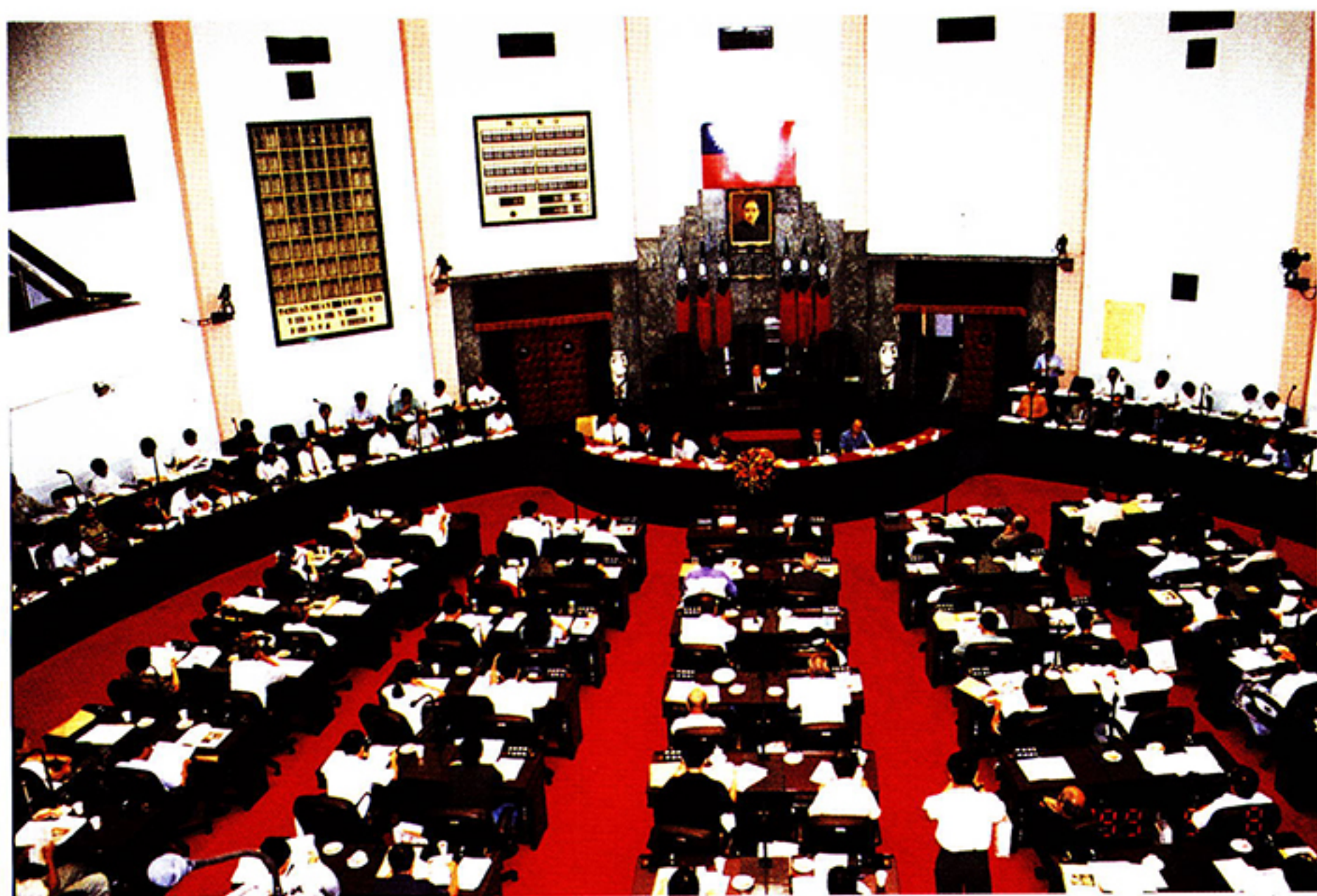


開幕式時省諮議會林諮議長柏榕致詞



開幕式時獻堂先生後裔明台家商林董事承峰致詞

—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



座談會會場一景



座談會會場一景



座談會會場一景



座談會第一場主持人曹院士永和致詞

— 「臺灣文獻先賢系列—林獻堂先生思想學術座談會」紀實 —



座談會第一場引言人鄭順娘女士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引言人張炎憲教授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引言人黃秀政教授引言



座談會第一場引言人博士後研究員何義麟先生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主持人王顧問世慶致詞



座談會第二場引言人許雪姬教授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引言人鄧副主任委員憲卿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引言人鍾美芳女士引言



座談會第二場引言人廖振富教授引言



座談會—林獻堂先生文物資料展會場一景



座談會—林獻堂先生文物資料展會場一景



座談會茶敘會場



參觀景薰樓賴志彰教授導覽解說



參觀景薰樓一景

